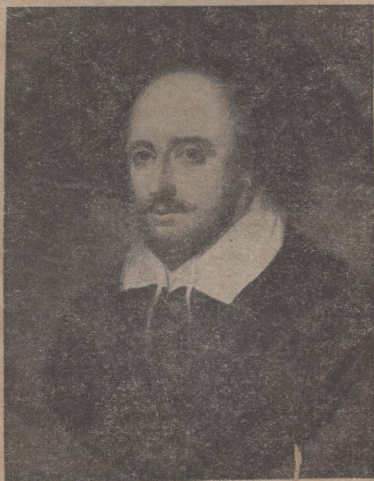


# 曹譯莎士比亞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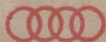
2

凡隆納的二紳士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W. Shakespeare*

文化合作公司總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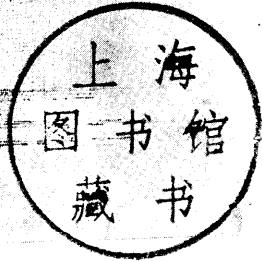
## 譯者聲明

一、此譯本尙非理想譯定本，希望能有不斷改善的機會。

二、譯此全集，得親友之協助與鼓勵實多：容待全集完成時，一起道謝。

三、改編或上演，請先得譯者同意。

上海图书馆藏书



叔蘋公獎學金圖書館

劇字第 021 / 銷 / 105 號

# 凡隆納的二紳士

## 登場人物

米蘭大公爵

細爾維亞的父親。

瓦倫坦  
波羅突斯

凡隆納的二紳士。

安東尼歐

波羅突斯的父親。

杜利歐

瓦倫坦的蠢笨的情敵。

埃格拉穆爾

爲細爾維亞設法逃走的人。

斯皮得

小丑，瓦倫坦的僕役。

郎斯

波羅突斯的僕役。

潘辛諾

安東尼歐的僕役。

房主人

朱麗亞在米蘭居住的房屋的房主人。

強盜數人

朱麗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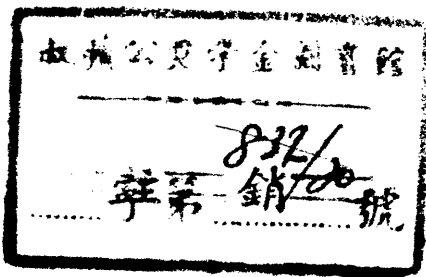
波羅突斯的情人，凡隆納的一貴婦。

細爾維亞

瓦倫坦的情人，大公爵的女兒。

露西塔

朱麗亞的女侍。



僕人及音樂師各數名。

地點——一部在凡隆納；一部在米蘭；一部在芒吐窪的邊境。

# 第一齣

## 第一景 凡隆納城內的公共場所

〔瓦倫坦及波羅突斯同上〕

瓦 不必再勸阻了，我的親愛的波羅突斯；

看家守業的青年們永遠都有看家的本領；

如果不是因為愛戀把你的盛壯的年華，

鎖在了你所敬愛的情人之多情的秋波上，

我真心懇求你與我作伴

到四方去欣賞這世理上的瑰奇，

免得你沉悶懶散的閒住在家裏

把你的青春消磨在無聊的怠墮之中。

但是你既然有所鍾情，就去愛戀吧，在其中發揚，

假使有一天我也能開始愛戀，我正會同你一樣。

波 你一定要走了？親愛的瓦倫坦，再會了！

如果你在旅途上意外的看見什麼希罕的

可注意的事物，請你要想到波羅突斯：

如果你遭到了幸福的事，請你要祝願  
波羅突斯也能同享；如果你碰到危險，  
假若真會有危險來脅迫你的話，

那麼便請你把苦惱聲訴給我的聖潔的祈禱，

因為我將是你的祈禱代理人，瓦倫坦。

你就手撫一本愛情的經典祝我成功吧。

我要撫着一本我所愛讀的書為你祈禱。

那一定是關於一個深刻愛情的淺故事，

講述年輕的萊安德怎樣渡過赫列斯龐特。

那乃是個講述更深愛情的深故事，

因為他被浸沒在愛裏，絕不祇才浸到鞋面。

正是，正是；你把靴統子都沒過了，

可是你却從不會泅過赫列斯龐特。

沒過了靴子！唉，你不要拿我當傻子。

不能，我自然不能，那對你沒有好處。

什麼？

講的是戀愛，人們用呻吟換來輕蔑；

用痛心的嘆息換來妮妮的顏色；用二十度



小心，倦人，與苦悶的夜晚博得一瞬間的愉快；  
如果微倖的得到了，也許還是毫無幸福的收穫；  
如果失却了，人們就該被痛楚的苦惱所佔住；

無論怎樣，都祇不過是用聰明換來愚蠢，  
否則便是聰明失敗而愚蠢得勝。

波 那麼，依你說來，你稱我爲傻子了。

瓦 可是，依你情形，我想你早晚就會證實。

波 你是攻擊愛情的本身；而我却不是愛情。

瓦 愛情乃是你的主子，因爲它主使你：

凡是肯被一個傻子如此羈絆驅使的人，

我想他也不該被稱爲一個聰明人。

波 可是，文人們說，侵蝕的毒蟲藏匿在

最艷美的花苞裏，所以侵蝕的愛情

也就包藏在最完善的才智裏。

瓦 文人們也會說，毒蟲在最早的

花苞尚未開放時就已將它蝕盡，

年輕與嫩弱的才智也就如此的被愛情

變成了愚蠢；在花苞中萎謝，

甚至在青春壯年就失去了它的色澤，以及未來的希望之一切美好的後果。

但是，我爲何浪費時間來勸導你這樣一個誠心願意爲感人的愛情服奴役的人？

再說一次再會吧；我的父親在那路上等着我去呢，他要親自送我登船。

波 請令我送你到那裏吧，瓦倫坦。

瓦 親愛的波羅突斯，不必；我們現在分手吧。

在我到米蘭後，請你時時寫信給我，

告訴我你的戀愛怎樣，同時再告訴我

在我離去後這裏有什麼新聞；

我也一樣的要寫信給你。

波 但願你在米蘭遇見一切的快樂！

瓦 但願你在家裏也如此！再會吧。

〔瓦倫坦下〕

波 他去追逐榮譽，我在追求愛情；

他離開了朋友是爲了使朋友更炫赫；

而我爲了愛情却把自己，朋友與一切全都拋却。

你啊，朱麗亞，你使我完全改觀了；  
你使我淡忘了學問，浪費了時間，  
與善的意見爭持，把世界看成虛空；  
用荏弱的嘆息組成我的才智，令苦思害得我心痛。

〔斯皮得上〕

波 羅突斯先生，你好。看見我的主人沒有？

斯 他適才從這裏走去搭船到米蘭去了。

波 那麼，十有八成，他已經搬上船了，

這樣把你丟了真是令我也變成羊了。

波 一些不錯，如果牧羊人有一會兒離開，一頭羊就時常會走丟的。

斯 那麼你的結論是不是說我的主人是牧羊人而我乃是一頭羊？

波 正是。

斯 那麼，豈不是，無論我是醒着還是睡着，我的角都是他的角。

波 好糊塗的回答，正合一頭羊的身份。

斯 你仍然證明我是一頭羊。

波 正是；你的主人也就是個牧羊人。

斯 不對；我能用個理由來反駁你的論斷。

波 恐怕不容易，不過我也能提出一個反證。

斯 祇有牧羊人來尋覓羊，沒有羊能够尋覓牧羊人；現在既是我來尋覓我的主人，而不是我的主人尋覓我；所以，我不是羊。

波 可是羊爲了草料跟隨着牧羊人，牧羊人不是爲了食物跟隨着羊；你爲了工資跟隨你的主人，你的主人不是爲了工資跟隨着你；所以，你正是一頭羊。

斯 你再提出這樣一個理由來，我可要學羊叫了。

波 可是你聽我說。你可曾把我的信送給朱麗亞？

斯 是的，先生；我這一塊沒主的羊肉把你的信送給她那一塊穿着繡花衫裙的羊肉了；而她那一塊穿着繡花衫裙的羊肉却全不會給我這一塊沒主的羊肉什麼酬勞！

波 這麼一大堆羊肉，這個牧場真是太小了。

斯 即使這個場子太擁擠了，你最好還是釘牢了她。

波 不僅如此；你既然失去了主人；最好還是先割個圓把你圈起。

斯 不必如此，先生；不必化一圓錢就可以令我去替你送信了。

波 你弄錯了；我說的圓是割一個圓圈，監禁失羊的圓圈，的意思。

斯 從一圓變成一個圈嗎，即使把它加倍再加倍，

當做給你的情人送信的酬勞還是過份的太少。

波 不過他說些什麼話？她點頭沒有？

斯 點頭的。

波 癩頭的，那癩，豈不是個癩頭癩腦的傻子了。

斯 你誤會了，先生；我是說她點頭的：你問我她點頭沒有；我就說，是。

波 把它們抬高一點豈不是說——癩頭，是。

斯 現在你既然辛辛苦苦的把它們抬高一點，就拿它做爲你辛苦的酬勞吧。

波 不能，不能，你拿去做你辛苦送信的酬勞吧。

斯 好啊，看來我一定得把它接受下來，原諒你了。

波 怎麼，先生；你爲什麼要原諒我？

斯 就是，先生，把這封信規規矩矩的送去；而除了癩頭癩腦的傻子這個名銜之外，你

什麼酬勞也不給我。

波 我真不該，你倒很有些捷才。

斯 可是還趕不上你的慢錢袋。

波 罷了，罷了；把這事簡單的說開吧；她說些什麼？

斯 先把你的錢袋打開吧，然後錢同回答便可以同時交貨了。

波 好，先生，這些是你的辛苦錢；她說些什麼？

斯 真的，先生，我想你不容易贏得她的。

波 怎麼，你竟從她那裏看出來這許多事嗎？

斯 先生，我從她那裏什麼都看不出來；沒有，爲你送一封信竟連一個德克特都沒有看

到；我替你傳達了你的心思，她竟對我那般刻薄，我想，叫她把心思告訴你，她該更要刻薄了。除了石頭之外，什麼紀念物也不要給她；因爲她與鋼鐵一般冰冷無

情。

波 怎麼！她一句話都沒有說？

斯 沒有，甚至於都沒有說——拿這點辛苦錢去，爲了試探你的慷慨，我謝謝你，你給了我六便士，爲了報復你，從此以後你親自送信去吧；現在，先生，我去替你問候我的主人了。

波 去，去，快去，拯救你的船脫離觸礁沉沒的災禍，

祇要有你在船上，這條船就不會沉，因爲你的命中註定要乾死在岸上。

我得去差遣一個比較好一點的送信人；

我恐怕我的朱麗亞決不肯答覆一封

從這樣一個無用的使者手裏遞到的信。

〔同下〕

## 第二景 同上，朱麗亞家裏的花園

〔朱麗亞與露西塔同上〕

朱 那麼你說，露西塔，現在沒有別人，

你是否要勸我去談講戀愛？

露 是啊，小姐；祇要你不糊里糊塗的跌在裏面。

朱 在男人們的聚會的一切美麗的所在，

在我日常所遇見的與我交談的男人之中，

你認爲哪一個最值得愛戀？

露 請你一念出他們的名字來，以便

根據我的淺識一一的說出我的意見。

朱 你覺得那美好的埃格拉穆爾爵士怎樣？

露 做爲一位爵士，他是知名的，整飭而純良；

但是如果我是你，他永遠不會是我的親人。

朱 你覺得那富有的穆克修怎樣呢？

露 他的財產自然很好；可是他的本人，平平而已。

朱 你覺得那溫柔的波羅突斯又怎樣呢？

露 天哪，天哪！你看我們該是多麼蠢笨！

朱 怎麼回事！提到他的名字，你爲何如此激動感情？

露 請饒恕我，親愛的小姐；我真是不知羞慚，

像我這樣一個無知無識的人，

竟也敢批評那種可愛的男人們。

朱 爲什麼不敢批評波羅突斯，似批評別人一樣？

露 那麼，就是因爲：在所有好的之中我認爲他乃是最好的。

朱 你的理由呢？

露 我沒有別的，我祇有個女人的理由；

我認爲他如此，是因爲我認爲他如此。

朱 那麼你可是願意我把愛情專屬於他？

露 正是，如果你不願把愛情無益浪用的話。

朱 可是，他與所有的人一樣從來未曾使我動心過。

露 可是我想在所有的人們中間，他愛你最甚。

朱 他平日的寡言足以證明他的愛情不多。

露 包藏得最隱密的火種偏能燃燒得最廣。

朱 凡是不表示愛情的人就沒有愛情。

露 啊，凡是向人人宣佈他的愛的人才是最缺少愛情。

朱 我但願我能知道他的心。

露 讀一遍這張紙，小姐。

〔遞一信〕

朱 〔讀〕「給朱麗亞」，——喂，誰送來的？

露 讀過內容便知道了。

朱 你說，你說；誰給你的？

露 瓦倫坦爵士的隨從；可是，我想，是波羅突斯送來的：



他本來是要當面送給你；可是我，正在路上，就假借了你的名字把它收下；我請你饒恕我的冒昧。

朱 現在，憑我的貞潔發誓，你這一個放肆的搨客！

你怎敢妄自僭越收受那種逢迎諂諛的書信？

你怎敢妄在我的背後暗地裏圖謀我的年輕無知的心？

現在，相信我的話，這真是一件偉大有用的工作。

你真是一位稱職的官長。

這裏，把這封信拿出；當心去把它還了；

否則你再也不要回來見我的面。

爲了愛情說項總應該比責恨多得些酬報。

朱 你是去不去？

露 我去，好讓你仔細想想。

〔下〕

朱 可是，我倒也願意把這信細讀一遍。

把她喚回來，真有些難以爲情，——

我怎能反而求她去做我責備過她的事。

但是她既然知道我是個處女，還不把那信

強制的使我開看，她真是個蠢人。

因爲處女們，爲了廉恥，雖然說了一聲不，她們却正願那提供的人把它當做是。

罷了，罷了！這種愚蠢的愛真是想入非非，就好像暴躁易怒的嬰兒一般亂抓着保姆，而一會兒就全都順服用口含住了乳頭！

我正是盼望露西塔在我這裏

而我却故意將她斥責，我該多麼頑固！

我內心的歡喜正在迫使我的心發笑，

而我却在面上裝出異常忿怒的樣子！

我的責罰便該是立即把露西塔喚回，

爲了我適才的愚蠢請求她原宥：——

喂，喂！ 露西塔？

〔露西塔又上〕

小姐你有什麼吩咐？

露 是不是快到午飯的時候了？

朱 我但願是的；

那樣你就可以把火氣發洩在燉肉上，

不致發洩在你的女僕身上了。

朱 那是什麼，

你小心翼翼地拾起的？

露 沒有什麼。

朱 那麼你爲什麼屈身？

露 我是拾起一張落下的紙。

朱 那張紙可是沒有什麼？

露 與我沒有什麼關係。

朱 那麼令它爲了有關係的人留在那裏吧。

露 小姐，它不會在有關係的所在撒謊的，

除非閱讀它的是個虛僞不實的人。

朱 一定是你的情人寫給你的詩句。

露 以便我能按照曲子把它唱出來，小姐：

告訴我一個音符；小姐你是會製曲的。

朱 越是少弄這種無聊的事越是好；

你最好還是按着「愛情的光明」的調子唱吧。

露 對於這樣輕的調子都是太重了。

朱 太重！那麼它也許還有些疊句重重。

露 正是；還很動聽呢，但願你能唱它。

朱 爲什麼你不唱？

露 我唱不出那樣高。

朱 讓我來看看你的歌。——怎麼樣，孩子？

露 你保留着這個調子，你就能唱了：

可是我想，我不喜歡這個調子。

朱 你不喜歡？

露 不喜歡，小姐；它太尖銳了。

朱 你這孩子太固執了。

露 唉，你現在却太平了，

說這樣的批評就把調子的和諧破壞了：

你祇需要一個中音把你的歌聲充實起來。

朱 可是這中音早被你的無禮的低音淹沒了。

露 真是的，我正是替波羅突斯挑戰呢。

朱 從此以後再不許用這嘮叨的話擾亂我。

你看，這就是我的抗議——

〔將信撕碎〕

去，你快給我去；叫這紙丟在這裏吧：

你若是動它一下，就是誠心令我生氣。

露

她的行爲好希奇；如果再有一封信來

令她生氣，她就該歡喜不置了。〔下〕

朱

唉，我但願再爲了這樣的信生一次氣！

啊可恨的手，爲何撕毀這樣可愛的字句！

毒害的黃蜂啊！嘗到這樣香甜的蜜，

反而用了你的螫針將釀蜜的蜂蟲殺死！

我得親吻每一片碎紙來贖清我的罪過。

這裏寫着——慈悲的朱麗亞；——不慈悲的朱麗亞！

爲了報復你的忘恩負義，

我特地把你的名字摔碎在頑石之上，

用我的雙足來輕蔑的踐踏你的傲岸。

看，這裏寫着——被愛情傷害的波羅突斯——！

可憐的受傷害的名字！這胸懷，似軟床一般，

將留你居住到你的創傷完全平復的時候。

現在我覺到了，給它一個親吻，

波羅突斯這名字寫下兩三次呢：

安靜些，良善的風啊，一個字也不要吹散，

讓我信裏的每一個字都來覓到，

就是不要我的名字；把它送給一陣旋風吹到那崔嵬，可怖，與懸絕的岩石之上，再把它從那裏吹落到咆哮的大海，

看哪，在這一行裏竟有兩個他的名字，——

「可憐的憔悴的波羅突斯，狂熱的波羅突斯，寫給親愛的朱麗亞」；這個我要撕去；可是不必撕去了，他既然已經

把它配給了他的哀怨的名字。

現在，令我將它們一片又一片的摺起；

現在親吻擁抱，與心中的戰慄，你們暢欲所爲吧。

〔露西塔再上〕

露 小姐，午飯擺上了，你的父親等你呢。  
朱 好，我們去吧。

露 怎麼！叫這些紙片留這裏洩漏秘密嗎？

朱 如果你重視他們，最好將它們收起。

露 哼，我正爲了將它丟下，才被人家收拾一頓；不過我也不能叫它們在這裏受寒吹風。

朱 我看你對它倒是異常憐惜。

露 是啊，小姐，你隨便說你看見什麼事吧；  
我也看見了些事呢，雖然你以爲我是個瞎子。  
朱 來吧，來吧；你是走不走呢？

〔同下〕

### 第三景 同上，安東尼歐家裏的一個房間

〔安東尼歐與潘辛諾同上〕

安 告訴我，潘辛諾，我的兄弟在走廊裏  
拖住你講些什麼正經的事？

潘 講的是他的姪子，你的兒子波羅突斯的事。  
爲什麼，講他怎樣？

潘 他希奇，你大人

怎會肯令他在家門之內把韶光虛度，  
而其它聲譽微弱的人們

都把他們的兒子遣送出去尋覓前程；

有的去爭戰，到那裏試探命運；

有的到迢迢的遠方去發現新的海島；

有的到那些探索學問的大學裏去。

對於任何一項，甚至所有這些事，他說你的兒子波羅突斯都很合適：

所以他就要求我向你懇請

不要令他再把青春在家中虛度，

假如在年輕時不到四方遊歷，增長識見，

對於他這樣少壯的人，實在是個損失。

安：這事你無須多費心思來請求，

一個月來我正在爲這事苦苦尋思。

我翻來覆去的想他的光陰多麼浪費，

如果他不接受世界的試探與教管，

他一定不能成一個完備的人物：

經歷祇能從辛勤中得來，

而祇有迅速的時間能使它臻於完美：

現在你告訴我，我最好差他到哪裏去？

潘：我想老爺你一定知道，

他的好友，年輕的瓦倫坦在皇廷上

侍護大皇帝的情形。

安：我是知道的。



潘 我想，老爺你送他到那裏去，就很不錯；

那裏有刺槍，騎馬，較藝等等的演練，聽着動人的言談，與高貴的爵紳相聚，同時可以觀摩各種各樣的技能

都配得上他的年輕與高貴的出身。

安 我很歡喜你的意見；你勸說得很好；

爲了證明我歡喜這種主張的程度，

我立刻就要宣佈將它付諸實行；

我就要用最快速最敏捷的行動，

差遣他到大皇帝的宮廷裏去。

潘 稟告大人知道，明天，唐亞爾方梭，

與一些其它的行爲高尚的紳士們，

就要動身去朝謁大皇帝，

向他表示他們的順服忠誠。

安 正是好伴；波羅突斯就同他們一起去。

同時——來得正巧；——我們來告訴他知道。

〔波羅突斯上〕

波 親愛的愛人！甜蜜的書信！甜蜜的生命！

這裏是她的手跡，她的心思的經紀人；這裏是她的愛情的誓語，榮譽的質物；啊，但願我們的父親能贊許我們的愛情，而用他們的允諾批准我們的快樂！

啊，天神一般的朱麗亞！

喂，喂？你讀的是一封什麼信？

波 回稟父親大人，是瓦倫坦

給我的一兩行問候的信，

他託一個朋友帶來的。

安 把信給我看看；有什麼消息？

波 沒有什麼消息，我的大人；他祇是寫着

他住在那裏多麼快活；他如何一日

比一日的更被皇帝所寵信；

他說但願我也在那裏，同享他的幸福。

安 你對他這願望的意見怎樣呢？

波 我的意見完全遵照父親大人的吩咐，

而不該取決於一位朋友的願望。

安 我的吩咐是與他的願望有些相同的。

不必納罕我爲何突然這般決定；  
因爲我決定了就是決定了，再沒有話可說。

我已經決定了你須要去同瓦倫坦諾斯  
在大皇帝的皇宮裏過一些時候；

他從他的親友那裏拿到多少用費，

我也可以給他一樣多的花銷，

準備好。到明天起程：

不要想法推諉，因爲我已經決定了。

波 我的大人，這樣快我來不及準備；

請你，延緩一兩天。

安 聽好，凡是你所需要的，我隨後就差人送來；

不許再延宕了；你一定得明天走。——

來，潘辛諾；我得差你去做些事

來促使他趕快登程。

〔安東尼歐與潘辛諾同下〕

波 爲了怕火燒，逃避着火，

才浸在海裏，現在反而被水淹死了。

我不敢把朱麗亞的信給父親看

怕的是他要反對我的愛。

啊，這一股愛情的泉源多麼像

一個四月天的不穩定的晴朗；

它一會兒現出滿天地的美麗的陽光，

而立刻又被一大塊烏雲將它遮沒！

〔潘辛諾又上〕

潘 波羅突斯少爺，你的父親喚你呢；

他性急得很；所以，我求你，快來吧。

波 唉，事實這樣！我的心同意到那裏去

而它却回答一千遍「不」。

〔同下〕

## 第二齣

### 第一景 米蘭，大公爵宮廷中的一間屋子裏

〔瓦倫坦與斯皮得同上〕

斯 〔拾起一隻手套〕。先生，你的手套。

瓦 不是我的，我的都戴着呢。

斯 可是，這個也許是你的呢；因為祇有一隻。

瓦 啊！拿給我看看：是的，給我吧；是我的了！——

是一件裝點着聖潔之物件的可愛的飾物啊！

細爾維亞！細爾維亞！

斯 〔喊叫〕細爾維亞小姐！細爾維亞小姐！

瓦 怎麼，怎麼，夥計！

斯 先生，她不會聽見的。

瓦 可是，先生，誰令你喊她的？

斯 你啊。先生；否則便是我誤會了。

瓦 哼，你還是這樣性急。

斯 可是適才你還罵我太遲鈍呢。

瓦 少說，先生；告訴我，你認識細爾維亞小姐嗎？

斯 就是愛你的那個女人嗎？

瓦 怎麼，你怎樣知道我是在愛戀當中？

斯 還用說，我有許多特別現象做根據：第一點你也像波羅突斯少爺一樣學會了把兩隻手臂交抱着，像是對什麼都不滿意似的；暢盡的唱着情歌，像是紅胸脯的知更鳥；一個人行走，像是害着瘟疫；嘆息着似一個忘了ABC的小學生；哭泣着，像一個埋葬了老太太的小姑娘；不吃飯，像一個禁食抑量的人一樣；提心吊膽，似一個防盜的人；說起話來哼哼呀呀，像是哈婁瑪斯的叫化子。而你在從前，笑的時候軒昂有如一隻雄雞；你的走路像是一頭獅子；你如果禁食，那是祇有在飽飧之後；你如果面容抑鬱，那一定是爲了沒有錢用；而現在你完全被一個女人把你改變了，甚至令我看見你時，都幾乎認不出來你是我的主人了。

瓦 你在我身上看出這許多改變嗎？

斯 這些都可以從你的外表上看出來。

瓦 從我的外表上？ 不能的。

斯 從你的外表上？ 當然；因爲除了你這般簡單之外，誰還會這樣簡單；但是你太突出在這些愚蠢的事外面了，以致它們都鑽到你的身體裏面去了，你從那裏透露出來竟像湯瓶裏的水一般；凡是看見你的人都能說出你的病症。

瓦 可是告訴我，你可認得我的愛人細爾維亞嗎？

斯 不是在她吃晚飯時，你目不轉睛的看的那個？

瓦 那個你都注意到了？我說的就是她。

斯 那麼，先生，我不認得她的。

瓦 在眼瞬瞬望着她的時候，你認得她，而現在你又不認得她了？

斯 她的面貌不是很平庸的嗎，先生？

瓦 她是沒有絕麗的顏色，孩子。

斯 先生，對這一點我知道得很清楚。

瓦 你知道些什麼？

斯 我知道她原沒有似你這樣漂亮的人那樣美好。

瓦 我是說她的美貌是中上的，但是她的風度却無窮。

斯 那祇是因爲一個是畫的，另一個完全沒法估計。

瓦 怎麼是畫的？怎麼是沒法估計的？

斯 真是的，先生，她把自己畫得那樣美好，以便沒有男人能够估計她的真正的美貌。

瓦 你認爲我怎樣？我能估計她的美貌。

斯 可是自從她變醜以來，你還未曾看見過她。

瓦 從什麼時候起，她變醜了？

斯 自從你愛上她的時候起。

瓦 自從我見她時，我就愛上她了；可是她還是美貌的。

斯 你如果愛她，你就不能看見她。

瓦 爲什麼？

斯 因爲愛情是盲目的。啊，我但願你能有我的眼睛；或者你的眼睛還能保有你在從前責備波羅突斯少爺不繫襪帶就出門去那時候的光采！

瓦 那麼我又會看見些什麼？

斯 你就會看見你現在的愚蠢與她的非常的醜陋；因爲他在從前戀愛的時候不會想着繫上襪帶；而你在戀愛的時候却把襪子都忘穿了。

瓦 那麼，孩子，大概你也在戀愛了：因爲咋早你不會想着替我擦鞋。

斯 正是，先生；我是愛上我的床；我謝謝你，你既爲了我的戀愛責備我，那麼我責備你的戀愛的膽量就更大了。

瓦 總而言之，我立定了主意要愛上她。

斯 我情願你能坐下；那麼你的愛戀就可以終止了。

瓦 昨天晚上她吩咐我寫幾句話給她所愛的一個人。

斯 你寫了沒有？

瓦 我寫了。

斯 你是不是胡亂寫了一頓？

瓦 沒有，孩子，我乃是盡力的爲她好好的寫：——  
住聲；她從那邊來了。



斯 啊，真是個好傀儡！啊，超出尋常的木頭人！  
現在他該向她念臺辭了。

〔細爾維亞上〕

瓦 小姐與女主，一千遍早安哪。

斯 啊，給你個晚安！——這許多囉嗦不清的禮節〔自語〕。

細 瓦倫坦爵士與臣子，給你兩千遍呢。

斯 他應該給她利息的，她已經給他了〔自語〕。

瓦 與你吩咐的那般，我已經寫完了

你給你那隱密的沒有名字的朋友的信；

這件事，如果不是爲了我對於小姐的忠順，

我真是很不情願覆行。

細 我謝謝你，柔順的臣子。你寫的很爲圓練。

瓦 請聽我說實話，小姐，這信寫得真不容易；

因爲我既然不知道這封信是寫給誰的，

我便祇好隨便寫下，非常含混，不能肯定。

細 也許你太顧念你自己的爲難之處了。

瓦 不是的，小姐；祇要對你有用，我就寫，

請你儘管吩咐，一千封都不算多：

可是；

細 好一個轉話！好的，我猜得出你下面的話；

可是我不能說出來：——可是我不管；——

可是把這個拿回去；——可是我謝謝你；——

意思就是說從此再不要麻煩你。

斯 可是如果你願意；可是再來個「可是」。〔自語〕

瓦 小姐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不喜歡那信嗎？

細 是的，喜歡的；這封信寫得非常巧妙；

但是你既然不情願，你就拿回去吧；

不要，拿回去吧。

〔將信遞回〕

瓦 小姐，這是替你寫的啊。

細 是啊，是啊，先生，你是經我的要求寫的；

但是我並不要它；給你拿去吧；

我但願這封信寫得更動人些。

瓦 如你願意，我情願爲小姐另寫一封。

細 那麼在寫完時，請爲了我的緣故，讀它一遍；

如果你喜歡它，就算這樣；若不然，爲什麼，這樣。

瓦 如果我歡喜它，小姐！ 那麼怎樣呢？

細 那麼，如果你歡喜它，你便拿去做爲給你辛苦的酬勞。現在早安吧，臣子。

〔細爾維亞下〕

斯 啊，看不見的，測不着的，望不到的玩笑，

像是臉上的鼻子，教堂尖頂上的鐵公雞一般！

我的主人向她求愛；他本來是她的生徒，

她現在却教給她的求愛者做她的師傅。

啊，真是超羣的計策！誰聽見過更好的？

令我的主人做執筆者寫封信給他自己？

瓦 怎麼回事，先生？你同你自己講什麼道理？

斯 沒什麼，我在吟詩呢：祇有你才有道理。

瓦 做什麼？

斯 給細爾維亞小姐做個代言人。

瓦 向誰說？

斯 向你自己啊：你看，她用一個花腔向你求愛呢。

瓦 什麼花腔？

斯 我還是說用一封信吧。

瓦 怎麼，她並沒有寫信給我啊。

斯 她何必再寫？她已經使你自己寫給自已了。

怎麼，你竟看不出這個玩笑嗎？

瓦 沒有看出，相信我。

斯 真是不相信你，先生。可是你看出來沒有，她的雙關妙用？

瓦 她除了給我怒言之外沒有說別的啊。

斯 怎麼，她還給過了你一封信。

瓦 那乃是我替她寫給她朋友的信。

斯 而她已经把那封信送到了，那就完事了。

瓦 我但願實際是如此。

斯 我敢担保，就是如此的。

因為，你時常寫信給她；而她呢，爲了害羞，

若不然便是爲了沒有空閒，不能給你答復；

或是爲了恐怕被送信人窺出了她的心思，

她才教給她的情人自己寫封信給她的情人。——

這些話都是我的精湛之談，因爲書裏都會說過。——

你還想些什麼，先生？ 已經到午飯時候了。

瓦 我吃過飯了。

斯 是啊，可是聽我說，先生；雖然那屬駱駝的愛情能够靠着空氣活着，我這個人可是

還得仰仗食物的滋養，我還是歡喜吃肉的；啊，不要像你的情人一樣；走動，走動，走動罷。

〔同下〕

## 第二景 凡隆納，朱麗亞家中的一間房間裏

〔波羅突斯與朱麗亞同上〕

波 請你忍耐些，溫柔的朱麗亞。

朱 我祇得那樣了，現在沒有別的法子。

波 祇要可能，我就回來。

朱 如果你不變心，你就早些回來：

請你爲了朱麗亞的緣故保存這件紀念物。

〔給他一枚戒指〕

波 那麼，現在，我們就來交換；這裏，你接過這個。

朱 再用一度聖潔的親吻來簽定這一個交易。

波 這裏乃是我的不渝的真情的保證；

如果在任何一天之中有一個時辰溜過了，

而我不會爲了你，朱麗亞，的緣故長吁短嘆，

那麼就請在第二個時辰當中用不幸的

災禍來折磨我，報應我對於愛情的薄倖！

我的父親在等着我呢；不要回答我：

潮水正在上漲；不是，不是你的淚潮；

那個潮水會使我停留超出了限界！

〔朱麗亞下〕

朱麗亞，再會吧。——怎麼！無一言就走了？

是的；真誠的愛人正當如此：說不出話了；

真情的裝飾不是言語，而該是行爲。

〔潘辛諾上〕

潘 波羅突斯少爺，人們在等你呢。

波 去吧；我來了，我來了：——

真可憐哪！這種離別把情人們都變成啞子了。

〔同下〕

### 第三景 同上，街上

〔郎斯上，攜一條狗〕

郎 唉，等我哭完了就已經這個時候了；所有郎斯家裏的人都有這個毛病：我適才接受了我的那一份，像是個浮奢的兒子似的，而現在我要與波羅突斯少爺到皇廷上去了

。我想我的蟹兒這條狗是天底下最別扭的狗了；我的母親抽噎，我的父親嗚咽，我的妹妹哭號，我們的女僕怪叫，我們的貓兒搓掌，全家上下都亂做一團；可是祇有這個狠心腸的畜生一個眼淚也不掉：他是一塊石頭，簡直是一個石卵子，他心裏的同情還沒有一條狗多；看見我們離別時的時景，猶太人都會落淚的；可是，我的祖母都已經沒了眼睛，你們聽好，是爲了我的遠行哭瞎的。現在，讓我來把它的情景表演出來給你們看：這隻鞋是我的父親；——不對，左邊的這隻鞋才是我的父親；——不對，不對，左邊的這隻鞋是我的母親；不對，它是怎樣都不對；是的；對了，對了，這一隻有更壞的裏子。這隻有一個洞的鞋是我的母親，這隻是我的父親。活見鬼的東西！就算在這裏了。現在，先生，這塊材料是我的妹妹；因爲，你看，她的白皙如百合，細小有如一根細棒，這頂帽子是我們的女僕南恩；我是這條狗；——不對，狗是它的本身，而我竟是這條狗，——啊，狗變成了我，而我是我本人；是的，如此，如此。現在該我走到我父親的面前；『父親，請你祝福；』——現在這隻鞋就該爲了哭啼的緣故說不出話來；現在我就該吻我的父親；可是，他不停的哭下去；——現在我該走到我母親的面前，她像木頭製的女人一般；『啊，但願她現在能開口了！』——於是我就吻了她；——它當然在那裏；這便是我母親的呼吸起伏不停；現在我又到了妹妹的面前；請你們注意她的悲咽；可是在這所有的時候裏，這條狗一個眼淚都沒掉，一聲也未做；可是你們看我的熱淚多麼撲撲的落在塵埃之上啊。

〔潘辛諾上〕

潘 郎斯，走啊，走到船上去；你的主人已經上船了，把你隨後同船槳裝在船上。怎麼一回事！你哭些什麼，漢子？快去吧，蠢驢；如果你再宕延，你就追不上潮水了。

郎 追不上那狗也沒有關係；因為這乃是天底下最不講仁義的一條狗。

潘 什麼是那最不講仁義的潮水？

郎 不是潮水，是這條狗；我的狗，蟹兒。

潘 胡說，漢子；我的意思說你要趕不上潮水了；如果趕不上潮水，你就趕不上啓程；趕不上啓程就要趕不上你的主人；趕不上你的主人，你就丟了飯碗——你爲什麼堵住我的嘴？——

郎 爲的是怕你丟了舌頭。

潘 我把舌頭丟在哪裏？

郎 在你的故事裏。

潘 在你的故事裏？

郎 丟了潮水，還有旅程，還有主人，還有飯碗？潮水！可是，漢子，如果河道已經乾了，我能用我的眼淚把它注滿；如果風已經住了，我能用我的嘆息吹動那條船。

潘 來吧，快去，漢子；我是被差來喚你的。



郎 先生，你敢喚我做什麼你就喚。

潘 你去不去？

郎 好吧，我去。

〔同下〕

#### 第四景 米蘭大公爵宮廷裏的一個房間裏

〔瓦倫坦，細爾維亞，杜利歐與斯皮得同上〕

細 臣子——

瓦 小姐？

斯 少爺，杜利歐爵士在向你怒目而視。

瓦 是的，孩子，那是爲了愛。

斯 不是爲了愛你。

瓦 那麼，便是爲了愛我的小姐。

斯 最好你給他一拳頭。

細 臣子，你很不歡喜。

瓦 是的，小姐，我像是這樣的。

杜 你不是這樣而像是這樣嗎？

瓦 也許我是。

杜 假裝的人便是這樣。

瓦 你便是這樣。

杜 我本不是這樣，我會像是怎樣？

瓦 真聰明。

杜 反面的證明又怎樣？

瓦 你的愚蠢便是。

杜 你怎樣見出我的愚蠢？

瓦 我在你的緊短衣上見出的。

杜 我的緊短衣乃是件對開襟的。

瓦 那麼，很好，我就把你的愚蠢加個對倍。

杜 怎樣！

細 什麼，生氣了，杜利歐爵士！你可是變臉色了？

瓦 讓他變吧，小姐：他乃是一頭小駱駝。

杜 這頭駱駝可是寧願飲你的血而不願仰賴你的空氣生活。

瓦 你說得對，先生。

杜 是的，先生，這一次還完結了呢。

瓦 我很明瞭，先生：你總是未曾開始之前就完結了。

細 好一陣砲彈似的辯論，發射得真是快呢，兩位先生。

瓦 真是的，小姐：我們謝謝那位賞賜的人。

細 那人是誰，臣子！

瓦 是的，親愛的女主；因爲是你引火的。杜利歐爵士從你小姐的恩惠中借得了才智，於是便把他借來的在你的面前好意的發放。

杜 先生，如果你同我一字一字的針鋒相對，我將使你的才智全部崩潰。

瓦 我很明白的，先生；你有整個一國庫的言語，因之，我想，你也就沒有別的財寶可以分給你的從僕；因爲祇要看着他們的貧乏的制服，就知道他們是依靠你的貧乏的言語爲生了。

細 不要再說了，先生們，不要再說了；我的父親來了。

〔大公爵上〕

公 現在，細爾維亞女兒，你被包圍得好緊密。

瓦 倫坦爵士。你的父親身體很好的：

對於你的朋友們給你的這樣一封喜信。

你可有什麼話好說？

瓦 大人，對於來自彼處的

任何一位歡喜的使者，我都是非常感激。

公 你可認識你的同鄉，唐安東尼歐嗎？

瓦 認得的，我的好大人；我知道這位先生

是一位有身份有德行，衆人景慕的人，而他的所以這樣知名，並非毫無緣由。

公 他不是有個兒子？

瓦 是的，我的好大人，這個兒子，足能够配得上這樣一位父親的眷顧與榮名。

公 你知他甚稔嗎？

瓦 我知道他與知道自己一般；因爲自從襁褓，

我們就在一起生活，消遣我們的時日；

而雖然我是一個懶墮的好逃學的人

浪費了許多時間的甜美的益處，

以致未能給我的年紀加上天使般的完美，

而波羅突斯爵士——因爲這是他的名字——

却會充分的利用他的光陰之良好的機會；

他的年事尙輕，而他的經驗却已老到；

他的頭腦雖未成熟；而他的判斷力却已精透；

簡括起來說一句，——因爲我現在給他的

一切讚美還遠及不上他的真實價值，——

他在身心兩方面全都完美，

他有一位高尚人物所能期望的一切優點。

公 真是的，先生。他如果好到這樣，

他都能配得上一位皇后的愛了，

做一位皇帝的家臣自然更無問題。

好的，先生；現在這位紳士到我這裏來了，

還持有偉大的有力人物之推薦，

他打算在這裏住上一些時候：

我想這一定是很使你高興的消息。

瓦 如果我有什麼願望，那就一定是他。

公 那麼，便依照他的德行來歡迎他吧；

細爾維亞，我有話同你講；還有你，杜利歐爵士：——

致於瓦倫坦，我無須爲這個驚動你：

我立刻就請他到你這裏來。

〔大公爵下〕

瓦 這就是那位紳士，我對小姐說過

他本來與我同來的，而他的情人却用

濛秀的秋波把他的目光鎖住了。

細 現在她也許爲了其它的忠誠之押抵，

將他的目光釋放了。

瓦 不會的，一定不會，我想她還囚禁着這個囚犯呢。

細 那麼豈不是他就瞎了；如果他瞎了。

他怎樣能看清道路來尋找你？

瓦 可是，小姐，愛情是有二十對眼睛的。

杜 人們說愛情是連一隻眼睛都沒有的。

瓦 對於你，杜利歐，這樣的情人。自然是；

對於一個平凡癡陋的東西，愛情就閉了眼。

〔波羅突斯上〕

細 住聲吧，住聲；那位先生已經來了。

瓦 歡迎啊，親愛的波羅突斯！——小姐，我請求你，

用一些特殊的恩典來確示你的歡迎。

細 如果你時常盼他信的就是這個人，

他的德品便是我們歡迎他的保證。

瓦 小姐，就是他；親愛的小姐，請款待他

一如他是同我一樣的你小姐的微臣。

細 對於這樣一位崇高的臣子，這位女主是太卑微了。

波 不是這樣的，親愛的小姐；而是這個臣僕太卑微了。

不配矚望於你這樣完美的女主。

瓦 我們取消這種毫無用處的客套吧：——

親愛的小姐，請你當他是你的臣僕。

波 除了我的職責以外，沒有再能使我得意的事了。

細 盡力於職責的人永遠不會沒有酬報的。

臣子啊，一位毫無美德的女主在歡迎你了。

波 除了你之外，誰敢說這句話我就同他拚個生死。

細 說你被歡迎嗎？

波 不是的；是說你毫無美德。

〔僕人上〕

僕 小姐，我家大人，你的父親有話同你說。

細 我就來侍候他。

〔僕人下〕

你來，杜利歐爵士，

同我一起來。——再說一遍歡迎你，新的臣子，

我走開令你們多談些家鄉的事；

等你們說定了，我再來親領你的高論。

波 我們都一定盡力侍候你小姐。

〔細爾維亞，杜利歐，及斯皮得同下〕

瓦 現在，告訴我，我們家鄉的所有的人都怎樣？

波 你的朋友們都很好，而且都問候你。

瓦 那麼你的呢？

波 我離開時，他們都身體康健。

瓦 你的情人呢？你們的愛情成熟到了什麼程度？

波 我的愛情故事向來是使你煩厭的；

瓦 我知道你是不喜歡人家談論愛情的。

瓦 是的，波羅突斯；但是那種生活已經改變了：

瓦 我已經懺悔了我的拒絕談愛的行爲；

瓦 它的崇高的莊嚴的思想責罰了我，

瓦 它給我苦口的禁食，懺悔似的呻吟，

瓦 令我在夜裏流淚，在日裏愴心的嘆息；

瓦 因爲，爲了報應我輕蔑愛情的罪過，

瓦 愛情就把睡眠從我的遭禁的眼裏逐出，

瓦 把它們變成我心的苦痛的守證者。

瓦 啊，溫和的波羅突斯，愛情真是個有力的君主；

瓦 我一定得承認，它使我那般屈辱，



沒有一種苦惱能使它心迴意轉，  
同時在爲它服役的時候，世界上亦沒有這種快樂！

現在除了愛，絕對不要談什麼別的話；

現在祇要我聽見愛情這一個赤裸裸的字，

我就會終止禁食，午餐，晚餐，酣然就眠。

波 够了；在你的眼光裏我已出了你的幸福：

你所崇拜得那樣深切的偶像可是這個人嗎？

瓦 就是她；她不是個天仙一般的人嗎？

波 不是的；不過她倒是人間的魁首。

瓦 說她是神聖的吧。

波 我不能訶諛她。

瓦 啊，那麼就訶諛我；愛情最喜歡讚美。

波 在我害病的時候，你給我苦藥餅吃，

現在我也對你如法泡製。

瓦 那麼說她的實際情形；如果不是神聖的，

你至少也該稱她爲一位王者，

是世界上一切生靈的主宰。

波 除掉我的情人。

瓦

親愛的，誰也不除掉，  
除非你要反對我的愛情。

波

我竟不許有理由來稱許我的情人嗎？

瓦

我也幫助你來稱許她：——

她將因此崇高的光榮而感到榮幸——

她可以爲我的情人牽起她的長裙，以免

那卑污的泥土意外的偷吻到了她的嬌軀，

害得它因爲這樣博大的恩典而得意忘形，

不屑於再滋養那在夏日茁放的花朶，

而造成了永存不替的惡劣的冬天。

波

怎麼，瓦倫坦，這是些什麼矜誇之詞？

瓦

請原諒我，波羅突斯；我所說的都算不了什麼，

她的優美使那些算得了什麼的都算不了什麼；

她現在很孤寂呢。

波

那麼讓她孤寂一會吧。

瓦

絕對不能；怎麼，漢子，她乃是我的人；

我如能有她這樣一顆寶石，我的財富就似

有二十個大海，它們的沙粒都是珍珠，

水是甘液，岩石都是純金。

請原諒我沒有在夢寐中思念你。這理由

你已經看見我這般的迷戀我的心愛。

我那愚蠢的情敵，她的父親喜歡他

祇因為他的家財異常龐大，

他已經隨她去了；我一定得追上去，

因為你知道愛情是充滿了忌妒。

但是她愛你嗎？

瓦 波

是的，我們已經訂下盟誓了；

不僅如此，還要多些；我們的成婚的時辰，

以及私奔時所需要的一切巧妙的設計，

都已經決定下了；我將如何從那繩梯上

攀援到她的窗口；一切的方法都已經

爲了我的歡快計劃定了，徵得兩人的同意。

好波羅突斯，隨我到我的臥房中來，

再用你的主意來協助我完成這些工作。

波

你且先去；我隨後就到你那裏來；

我必須先趕一段路程去卸下

我所必須的一些日用的物品；

然後我立刻就到你那裏來。

你肯儘速的去嗎？

瓦

我一定。——

【瓦倫坦下】

現在這一個新人的印象，竟使我

把我從前的愛人的記憶完全忘了，

就像是一陣熱却除了另一陣熱，或是

用力敲一個釘子就頂出另一個釘子一樣。

是我自己的眼睛嗎？還是瓦倫坦的讚美，

是她本人的純真完美，還是我虛偽的變換，

令我，毫無理由的，尋思這個理由？

她是美好的；我所愛的朱麗亞也是的，——

是我從前所愛的，因為現在我的愛已消溶了；

就像是把一個蠟製的模型貼近了火，

立刻就喪失了它原有的形象一樣。

我覺得我對於瓦倫坦的感情也冷淡了，

我已經不似從前那般愛他：

啊！可是我愛他的情人却太，太多了；也許就爲了這個我才愛他這樣少。

我這樣毫未思考的就愛上了她

我該怎樣多加思考的來迷戀着她呢？

我適才見的祇不過是她的形像，

而那個已經足以眩耀我理性的光采了。

等我在將來注視到她的完美時，

我還有什麼理由能不被耀瞎了眼睛？

如果我能遏住我錯誤的愛情，我就要遏止：

如果不能，我就要使用手法將她攏住。

〔下〕

### 第五景 同上，街上

〔斯皮得及郎斯同上〕

斯 郎斯！ 憑我的誠實發誓，真歡迎你到米蘭來。

郎 不騙你自己，親愛的青年；因爲我是不受歡迎的。

我總是這樣想——一個人除非被吊死了，

否則便永遠不算完結；同時一個人永遠不能算是被歡迎，

除非有人替他付過酒賬，令酒店的女主人說歡迎啊。

斯 好說，你這阿鷺；我立刻就同你到酒店去；到那裏，花五便士買一杯酒，你就等於有五千個歡迎了。可是，夥計，你的主人怎樣同朱麗亞小姐分手的？

斯 真是的，他們秘密的說了許多話之後就很坦然的說着笑話的分了手。

斯 但是她要嫁他嗎？

不。

斯 那麼，怎樣？他要娶她嗎？

不，也不。

斯 什麼！他們絕裂了嗎？

斯 沒有；他們都還完整得合一條魚一般。

斯 那麼，怎樣，對於這件事他們怎樣了？

斯 真是的，就是這樣；對於他怎樣，對於她也就怎樣。

斯 你是一條什麼驢？我不懂你的話。

斯 你是一塊什麼木頭，連這句話都不懂！我的棍子都懂得。

斯 懂得你的話？

斯 正是，還懂得我做的是呢；你看，

我祇要將身體斜斜着，我的棍子就懂得我了。〔UNDERSTAND〕

斯 它倒是在你的身子底下。

郎 那麼，STANN—UNIERUNDSTAND，豈不是一樣的？

斯 可是你告訴我實話，會不會成就這一個姻緣？

郎 問我的狗：如果它說是，就會；如果它說不是，也就會；如果它祇搖搖尾巴不做聲，還是會的。

斯 那麼這結論是說一定會了。

郎 除了給你個寓言之外，你永遠打聽不出我的秘密。

斯 這樣也就行了。可是，郎斯，你說怎樣，——我的主人也變成著名的愛人了。

郎 我從來不知道他還有什麼別的本領。

斯 你說什麼？

郎 我說你適才說他是個著名的騷人。

斯 怎麼，你這娼婦養的，你這驢，你誤聽了我的話。

郎 怎麼，傻子，我不是說你，我是說你的主人。

斯 我告訴你說，我的主人變成了熱烈的情人。

郎 可是我告訴你說，他把自己在愛情裏燒死，我都不管。你若肯同我到酒店去，最好；否則，你便是個希伯來人，一個猶太，不配有一個基督徒的名字。

斯 爲什麼？

郎 因爲你連同一個基督徒到酒店去的慷慨都沒有。你去是不去？

斯 聽你吩咐吧。

〔同下〕

第六景 同上，宮中的一間房子裏

〔波羅突斯上〕

波

拋棄了我的朱麗亞，我便將背棄信誓；

愛上了美麗的細爾維亞，我也將背棄信誓；

欺騙了我的朋友，我更將深深的背信；

而在最初使我立誓的那種力量

現在却挑動我使我犯這三重背信的行爲。

愛情命令我立誓，現在愛情又命我背信；

啊甜蜜誘惑人的愛情哪，如果你犯了罪，

便請你教給我這受誘惑的子民，將它饒恕。

在從前我的確會崇拜一顆閃映的星，

而現在我却要敬奉天上的太陽了。

在魯莽中立的誓可以在審慎中將它破除；

凡是缺少堅決的主意的人就需要才智來

教給他的才智去把一個壞的換成個好的。——

噫，噫，大逆不敬的舌尖！竟敢稱她爲壞的，



而在從前你却會使用兩萬個深靈都相信的誓語

推崇她爲你的至上的主宰。

我不能背棄了她來愛別人，但是我却這般做了；  
不過我背離了一個却爲了愛一個我所當愛的人。

我失去了朱麗亞，我失去了瓦倫坦：

如果我保有他們，我就必得失却自己；

如果我丟了他們，我就會因此覓到了：

我自己來接替瓦倫坦，細爾維亞來接替朱麗亞。

我自己對於我總比一個朋友更爲親近：

因爲愛情永遠是對於自己才最親切：

而細爾維亞——老天見證，你使她那樣美！——

却將朱麗亞變成了黧黑的伊提奧比人。

我將忘却朱麗亞還生存在人世，

祇記得我對她的愛情早已經死却；

而瓦倫坦呢，我要拿他當做一個敵人，

認爲細爾維亞是我更可愛的朋友。

而如果對瓦倫坦不用陰險的暗算，

我就不能算對我自己忠實始終：——

在今晚他企圖用一付繩梯攀援到

天人一般的緬爾維亞的臥室窗口——

我是他的合謀者，而我却是他的情敵：

現在我立刻就去通知她的父親

令他知道他們的偽裝與圖謀的私奔；

他在盛怒之中一定會將瓦倫坦放逐；

因為他想令杜利歐娶他的女兒；

但是，在瓦倫坦去後，我就立刻用些巧妙的

手腕，阻撓那愚笨的杜利歐的無望的企圖。

愛情啊，你既已借給我才智思索出這個計謀，

便請再借給我一隻羽翼令我去迅速的工作。

〔下〕

## 第七景 凡隆納，朱麗亞家中的一間房子裏

〔朱麗亞及露西塔同上〕

朱 出些主意，露西塔！好女孩子，幫幫我！

我用仁厚的愛情的名義正經的要求你，——

你彷彿是一張表格，在那裏我的念頭

全都清楚的寫着與刻劃下來，——  
你教給我；告訴我一些好方法

怎樣我才可以不受毀謗的，

動身到我親愛的波羅突斯那裏去。

啊呀，這條路是既令人疲勞又遙遠的。

朱 露  
即使要他用脆弱無力的脚步走遍萬國，

一個真正鍾情的朝聖人都會不知疲勞的；

如有愛情的羽翼可以飛奔，她就更不疲倦了。

何況這一度飛行又是到一個如此可愛，

似神一般完美，似波羅突斯爵士那樣的地方。

最好還是耐着性子等波羅突斯回來吧。

朱 露  
啊，你難道不知他的音容即是我靈魂的糧食嗎？

我已經想望着這個糧食那樣久了。

請你哀憐我爲它憔悴的那種虛空吧。

祇要你能瞭解那愛情的微妙的感覺，

你就寧肯去用冰雪來點火，

也不肯用言語來熄滅愛情的火燄。

露  
我並不是想要熄滅你愛情的熱火；

朱

不過你要節制這種火的強暴的烈性，  
免得它燃燒得超過了理性的限界。

你越是將它阻擋，它越是燒得暢旺；

你知道，那潺潺而流的輕聲的溪水，

如果受到障礙，立刻就耐煩的汎濫；

但是如果沒有人防阻它自然的途徑，

它就在流亮的圓石上面奏出悅耳的妙音，

在它前進的路程上，逢見每一片

青苔，它都給它甜密的親吻；

這樣它便流過無數蜿蜒的河道，

快意而又漫不經心的流到狂放的海洋。

所以，讓我去吧，不要攔阻我的行程：

我一定會似溫和的溪水一般耐心，

愉快的消遣每一個倦人的脚步，一直

到最後一步把我領到我情人的面前；

然後我便將在無數操勞之後安息下來，

似埃利西姆裏的幸福的幽靈一般。

露  
但是你打扮成什麼樣子去呢？

朱 不用女人樣子；因爲我願避免

引起輕薄男子的放浪行爲；

好露西塔，你去替我預備一些衣裳

以便把我打扮成個體面的侍從模樣。

露 這樣，那麼，小姐你就必得剪掉頭髮了。

朱 不必，孩子；我會把它編成絲線似的髮辮，

編成二十個形狀奇特的純真愛情的密結：

比我化裝以後的年紀還要長些的男子

都宜於穿帶奇形怪狀的衣服。

露 小姐，我把你的褲子製成什麼式樣的？

朱 就等於說——「告訴我，我的好大人，

你的裙子的一週是什麼尺寸？」

怎麼回事，露西塔，就是你愛好的式樣好了。

露 那麼你就還得有男式的花褲腳了，小姐。

朱 胡說，胡說，露西塔！那樣太難看了。

露 可是，小姐，如果你沒有花褲腳來扣一個別針，

你的襪子就一文錢都不值了。

朱 露西塔，你如果愛我，你就爲我預備，

你認爲合適而最規矩的衣物吧：

可是你告訴我，小姑娘，人們會說我些什麼話  
如果他們知道了我去做這樣不相宜的旅行？

我恐怕這個會把我的名譽敗壞了。

如果你這樣想，那麼還是呆在家裏，不要去吧。

朱 不能，那我可不肯。

露 那麼，就絕不要想到毀謗，儘管去。

如果在你到達時，波羅突斯是歡喜的，

那麼就不用管在你離開時有誰不歡喜：

不過我却恐怕他不見得喜歡這樣做。

宋 露西塔，這是我最不擔心的事：

千萬遍誓語，汪成海洋的熱淚，

以及似愛情一樣無限的事證，

都能担保我的波羅突斯歡迎我到他那裏去。

露 這都不過是偽虛的男人的手段罷了。

朱 祇是爲了卑鄙的目的用它們的卑鄙的男人而已！

那庇護波羅突斯降生的命星是極爲真誠的；

他的言語即是契約，他的誓詞乃是神諭；

朱 露

他的愛是誠懇的，他的心念是純潔無瑕的；

他的淚乃是從心中湧出的純真的信使，

他的心遠離開欺騙，似天遠離着地一般。

求上天保佑令他在你到他面前時是這樣的！

現在，你既然愛我，便請不要冤枉了他，

不要對他的真質存留着苛刻的評價；

祇有愛他才能對得起我的愛你。

你還是立刻陪我到寢室裏來吧，

把我立刻需用的什物記下一張單子

爲我準備走上那想望中的旅程。

我的一切全交付給你，

我的什物，我的土地，我的名譽；

祇求你爲了這個，儘快安排讓我啓程：

來吧，不要答話，立刻動手；

我已經不耐我的遲延了。

〔同下〕

此  
页  
空  
白



### 第三齣

#### 第一景 米蘭，大公爵宮廷中的一間前客廳

〔大公爵，杜利歐，及波羅突斯同上〕

公 杜利歐爵士，我請求你原諒我們一會；

我們有一些秘密的事要商談。

〔杜利歐下〕

現在，波羅突斯，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講？

波 我的仁厚的大人，我所要宣洩給你的，

友誼的信條却令我將它藏起；

但是，當我想起了我雖然卑微不足稱述，

你却給我這許多恩典的時候，

我的責任心就刺激我令我說出它來

此外絕沒有一件世上的事物能令我講出。

高貴的大公，請你聽着，我的朋友瓦倫坦爵士，

企圖在今天夜裏盜去你的女兒：

我乃是參預這圖謀的一個人。

我知道你已決定將她嫁給杜利歐，而你的溫柔的女兒却異常的厭他；可是倘若她被別人這樣的盜去，這必定要給你的高年增加許多煩惱。所以，我爲了責任關係，我就寧肯破壞了我朋友所計劃定了的圖謀，也不肯把它隱瞞起來，而在你的頭上堆上重重的痛苦，同時因爲事出意外，你也許要被逼到早臨的墳墓裏去。

公

波羅突斯，我謝謝你這忠心的顧慮；祇要我一息尚存，我定重重的報答你。

他們兩人問的愛慕我早已注意，

也許他們還以爲我在沉沉酣睡；

我本來已經屢次想到禁絕瓦倫坦爵士與她作伴或是到我的宮廷中來；

但是，我恐怕我的疑猜也許錯舛，

因之而無故的羞辱了這個人，——

這種莽撞我向來是極力避免的，——

我所以特地好意待他；以期發現  
你現在宣洩給我的事。

我知道輕輕的年紀太容易受人誘惑，  
你看我對這件事是如何的當心，

我一向令她在夜裏睡在高高的樓上  
那樓門的鑰匙我一直是親自掌持；

人們絕不能把她從那裏劫持它去。

波  
可是，高尚的大人，他們想到了一個方法，

可以令他攀援到她的窗口，

用一付繩梯將她引下；

這位年輕的情人已去取那繩梯去了，

他立刻就將攜它走到這邊來；

如果你情願，你便可在此將他攔住。

但是，我的好大人，你要巧妙的設法，

不要令他覺得是我將他的機密洩漏；

不是恨我的朋友，我乃是因爲愛敬你，

所以才將這個計劃一一宣佈。

公  
憑我的榮譽擔保，我絕不令他知道，

把這個風聲洩露給我的乃是你。

波 再會吧，我的大人，瓦倫坦爵士已經來了。

〔下〕

〔瓦倫坦上〕

公 瓦倫坦爵士，這樣急急忙忙的是到哪裏去？

瓦 回稟大人，是爲了有一個信差

在等着將我的信送給我的朋友，

我現在是去將信給他。

公 是些很要緊的信件嗎？

瓦 它們的內容不過是報告

我的健康，與我在你宮廷中快樂過活的情形。

公 好的，那麼，沒有什麼干係：你陪我一會兒；

我要告訴給你一些事情，與我的關係

非常密切，你一定要爲我保守秘密。

你不是不知道我會經想

使我的朋友，杜利歐爵士，娶我的女兒。

瓦 我很知道的，我的大人，這姻緣一定是

美滿而榮譽無比；此外，這位先生

還充滿了德行，慷慨，高尙的身份與美德，很配得上像你美麗的女兒這樣的妻子；可是你大人不能使她動心去喜愛他？

公

不是的，真的，她是乖戾，陰鬱，怪癖，高傲，不聽話，執拗而又缺少責任心的；

她既不照應我如我的子女，

又不畏憚我，拿我當做她的父親：

因之，我可以告訴你，她的這種孤傲，

經我熟思之後，已使我漸漸不愛她了；

我本來想在我這一生的殘餘的年月，中

可以得到她這做女兒的孝心承歡，

現在我却堅決的決心續絃再娶了，

把她逐出去，令她嫁給隨便什麼人；

她既不敬重我與我的產業，

便令她的美貌做她僅有的嫁裝吧。

瓦

那麼大人你要我對這事幹些什麼呢？

在這米蘭，先生，有一位貴婦，

我很愛她；但是她很怕羞又很膽小，

而又不看重我的老成的言辭：

所以我現在打算請你做我的導師，——

因爲我早已忘記怎樣求愛了：

同時，年代的式樣也已經改變了；——

教給我可以怎樣，從哪裏進行，

以便令我在她明亮的眼睛裏佔一席位置。

瓦

如果她不看重言辭，就用禮物來博取她的心；

啞口的珠寶，時常用它們這一類沉默的方法

比敏捷的言辭還能更感動一個女人的心。

公

可是她曾經蔑視過我送給她的一件禮物。

瓦

一個女人時常是蔑視那最令她滿意的事物的；

再送給她一件；永遠不要把她放棄；

因爲起初的蔑視會益增後來的愛憫。

如果她裝出怒容，那並不是恨你

而是要使你在心中生出更多的愛慕：

如果她將你責罵，那並不是要你走；

因爲你看，傻子在孤獨時都會發瘋。

不管她說些什麼，都不要却步：

因爲，「趕快走開」，她並不是說「走開」；  
奉承與讚美，頌揚，與誇讚她們的優點；

雖然黑得不堪，你也說她們的面容與天仙一般。

我說，凡是有舌頭而不會博得女人們的

歡心的男人，就算不得是一個男人。

公 但是我所說的她已經由她的親人作主

許配給一位年輕的高貴的紳士；

他們嚴禁男人們向她造訪，

誰也不能在白晝走到她的面前。

瓦 那麼，我就要在夜裏到她那裏去。

公 是啊，可是門已上鎖，鑰匙也被嚴密的保管着，

無論什麼人都不能在夜裏向她造訪。

瓦 那麼從她的窗口中攀進去又怎樣？

公 她的臥房高高在上，離地面很遠；

同時建築得異常危峭，凡是攀援上去的人

沒一個不得甘冒生命的危險。

瓦 那麼，正好，用一付繩子編成的巧妙的軟梯，

上面裝有附固的鐵鈎，可以把它拋到上面去，

令大膽的萊安德再一度去冒險

攀上赫羅的危聳的樓頭。

公 現在，你既是一個見識廣闊的人物，

請你告訴我到哪裏去買一付這樣的軟索。

瓦 你什麼時候要用？請你，先生，告訴我。

公 就在今晚；因為愛情像是一個兒童，

凡是他能接近的他都想一一佔有。

瓦 在七點鐘時，我可以為你取來這樣一付軟梯。

公 但是，你聽好；我可是要一個人到她那裏去；

我怎樣才能用最好的方法將它攜到那裏？

瓦 它的份量是輕的。我的大人，你可以將它

藏在任何長短的一件長袍底下。

公 像你這樣長的一件袍子，就可以合用了。

瓦 是的，我的好大人。

公 那麼，令我看看你的袍子：

我也要做一件似這般長的。

瓦 可是，什麼樣的袍子全可以合用，我的大人。

公 我假使穿起一件袍子來又該是什麼樣子呢？——



我請你，令我穿上你的袍子試試看。——  
這是一封什麼信？這又是什麼？——給細爾維亞？  
這件傢伙也正宜於我的進行！

我就大膽把這密封扯開一次吧。〔讀出〕

『我的思念在夜裏停泊在細爾維亞那兒；

它們乃是我的奴隸，我令它們飛馳。

啊，但願它們的主人也能這樣輕飄的來去，

他本人也能停在那無知的它們所停留的地方。

我的先驅的思戀早已安息在你純潔的胸中，

而我是它們的王，是我令它們到那裏去的，

却在咒詛那使它們幸福的恩澤，

因為我自己，正需要我奴隸的幸運：

我詛咒我自己，因為它們是我遺去的，

是我令它們佔據了它們的主人所當佔據的位置。』

這又是什麼？

『細爾維亞，今晚我定要將你解放：』

竟是這樣：這就是爲了這件事用的梯子。

好啊，裴頓，——因為你乃是梅洛普斯的兒子，——

你可是企圖駕駛那一輛天車，  
用你的莽撞的愚壽來燒却這個世界？

你可是祇因為星光照在你的身上，你就要到星中去？

滾開，你這卑鄙的侵佔者！想入非非的奴才！

把你諂媚的笑臉給你的同類去吧；

不是你自己的優點，而是我的容忍。

才令你還能有平安離去的福氣：

我過去給你一切的，太多了的，恩典

都不值得稱謝，你祇須謝我這個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在我的國土上流連

超越了那最迅速的兵使所給你的

令你離開我的王宮的時間，

老天在上，我的盛怒可立刻就要蓋過

我向來對於我的女兒與你的愛心。

快走，我不要聽你的無聊的遁辭，

你如果還愛惜你的生命，你就趕快離去。

〔大公爵下〕

瓦 爲什麼不給我死，而偏令我活生生的受罪？

死亡乃是將我流放出我自己；

而細爾維亞便是我自己；流放我離開她

便是從自己流放了自己：好致命的放逐啊！

如果看不見細爾維亞，光明那裏還是光明？

如果細爾維亞不在身邊，歡快那裏是歡快？

除非設想她是在我的身邊，

供養我以完美的形影。

在夜裏，我除非是在細爾維亞身前，

否則夜鶯的曲子都沒有悅耳的聲音；

除非我能在日裏矚望着細爾維亞，

否則對於我便沒有白晝的光明；

她是我生命的精英；如果我沒有了

她的美麗的調攝，受她將養照耀，

鼓舞與維持着生命，我立刻就死。

逃離開他的致命的判斷，我並未逃離開死：

我若是流連在這裏，我又是在侍奉着死；

可是我逃離開這裏，我却逃離開了生命。

〔波羅突斯與郎斯同上〕

波 快跑，孩子，快跑，快跑，去把他找到。

郎 啊——哈！ 啊——哈！

波 你看見了什麼？

郎 我們要找的那人：在他頭上的每一根毛都證明他是瓦倫坦。

波 瓦倫坦？

瓦 不是。

波 那麼是誰？ 可是他的鬼？

瓦 也不是。

波 那麼是什麼？

瓦 是虛空。

郎 虛空也會說話嗎？少爺，我可要動手打？

波 你要打誰？

郎 打這虛空。

波 壞東西，不許。

郎 可是，先生，我說的是我要打這虛空：我請求你，——

波 夥計，我說，不許：瓦倫坦好朋友，我有一句話。

瓦 我的兩耳已經阻塞了，它們已被壞消息

壅塞了，現在聽不進什麼好消息的。

波 那麼我就把我的也埋葬在嚙口的沉默裏吧，  
因為它們正是壞的，沒有調子的，不悅耳的。

瓦 可是細爾維亞死了？

波 沒有，瓦倫坦。

瓦 對於聖潔的細爾維亞。真是沒有瓦倫坦了。——

她可是拒絕了我？

波 沒有，瓦倫坦。

瓦 如果細爾維亞拒絕了我，也就沒有瓦倫坦了！——

那麼你又有什麼消息？

郎 先生，有一個公告說你被胖逐了。

波 不是，是說你被放逐了；啊，就是這件消息；

要你離開這裏，離開細爾維亞，離開我，你的朋友。

瓦 啊，我已經領略過了這個苦惱，

現在過度的給我便令我積食飽漲了。

細爾維亞是否已經知道我被放逐的事？

波 是的，是的：她已經為這判決獻上了，——

這判決如不撤銷就必將生效，——

滔滔不盡的惹人的圓珠，有人稱它為眼淚：

除此而外，她還屈膝下跪，在她父親的暴戾的足前，獻上了她卑順的身體；她焦搓着兩手，它們的白皙那樣配襯，竟似在剎那間爲了痛苦而變蒼白的一般：

但是無論屈膝，高舉的蒼白的兩手，愁苦的嘆息，深的呻吟，或流銀似的淚滴，都不能感動她那沒有感情的老頭子；還是，如果被捉到了，瓦倫坦就得死。

更且，當她懇求將你赦免時，

她的說詞將他異常激怒，

他立刻令人將她下在獄裏，

還說了許多威嚇的話，將她監在那裏。

瓦 不要再說了：除非你的下一句話

對我的生命有結束的大力：

如果那樣，我請你，立刻說給我聽，

似我無窮之悲苦的結束時的歌頌。

波 不要再哀悼你所不能挽救的事了，

還是細細思考如何補救你所哀悼的事吧。

時間乃是一切善良之保姆與生產者。

你如果留在這裏，你還是見不到你的情人；

更且，你的留戀反而會縮短你的生命。

希望乃是情人的手杖；撐着它走去吧，

去在無望的思念中想法子。

你雖然離去，你的信仍舊可以送來：

你把它們寫給我，我就會將它們

遞到你情人的乳白的胸懷前。

現在時間已不許我將你多多規勸：

來吧，我來陪你走出城門去；

然後在我們未分手之前，你可大概的

談談一切有關你的愛情的事：

你即使不愛自己，也該爲了細爾維亞的緣故，

注意你自己的安全，同我一起去吧。

瓦 我請你，郎斯，如果你看見了我的僮兒，

吩咐他趕快來，到北門來見我。

波 去，夥計，去找他來。 來吧，瓦倫坦。

瓦 啊，我親愛的細爾維亞，不幸的瓦倫坦！

〔瓦倫坦與波羅突斯同下〕

郎 你們看，我祇不過是個傻子；可是我還有聰明才力來認爲我的主人也祇不過是個笨漢；可是如果他祇是一個笨漢那就沒有干係了。他現在雖然活着却不知我正在戀愛；我可是真在戀愛的；不過一隊馬都拖不出我心中的消息；也探不出我愛的是個什麼人，不過她是個女人，同時她又是一個擠牛乳的姑娘；不過已經不是個姑娘了，因爲她的孩子都已經有了乾爹娘了；不過她還算是個娘姨，她是她主人的娘姨，爲了幾文工錢而操作。她的優點比一條水狗的還要多些，——對於一個光禿禿的基督徒，已經算很多了。這張紙便是她的條件的目錄單。〔拿出一張紙〕。第一點。「她能取物兼能荷物。」好啊，一匹馬也不過如此了：不對，馬祇能荷物，而不能取物；所以她比一匹馬要好些。又一項，她能擠牛乳，你們看，對於一個兩手乾淨的姑娘真是一件好德行。

〔斯皮得上〕

斯 喂，喂，郎斯先生？你這位先生有什麼消息？

郎 我的主人的什麼？怎麼，它在海上呢。

斯 好哇，還是你的老毛病：專門聽錯話。

你的紙上又有什麼消息？

郎 是你歷來沒有聽見過的最烏黑的消息。

斯 怎麼，漢子。多麼黑？



郎 怎麼，像墨一樣黑。

斯 讓我來讀一遍。

郎 滾蛋吧，你這木頭；你是不識字的。

斯 你撒謊，我識的。

郎 我來考你一下：答我這話：是誰養你的？

斯 那還用說，是我爺爺的兒子。

郎 啊，目不識丁的浪蕩漢！是你奶奶的兒子呢：這足以證明你一個大字也不識。

斯 來吧，傻子，來吧：用你紙上的問題來考我一下。

郎 聽好；聖尼古拉斯保佑你的捷才。

斯 第一點，「她會擠牛乳」。

郎 是啊，她還會那個。

斯 又一項，「她釀得一手好麥酒」。

郎 所以才有這一句格言，——

祝福你的心，你能釀製好麥酒。

斯 又一項，「她會縫」。

郎 這就等於說，她會甚？

斯 又一項，「她會編織」。

郎 如果她能爲他織一雙襪子，男人何必還在意什麼襪子與女人。

斯 又一項，「她能洗又能擦」。

郎 真是特別的好處：這樣她自己也用不着洗，用不着擦了。

斯 又一項，「她能紡」。

郎 這樣在她紡着掙錢吃飯的時候，我就可以把全世界都放在輪子上轉個不停了。

斯 又一項，「她有許多沒有名字的德行」。

郎 這就等於說，許多私生的德行；真的，它們不曉得誰是它們的父親，所以就沒有名字了。

斯 下面接着她的壞處。

郎 緊緊的跟在祇的德行的背後。

斯 一項，「爲了她的呼吸，她不能被吻得捩着氣」。

郎 好的，這個壞處祇須在中間停一下就行了。

讀下去。

斯 又一項，「她有一個芳香的口」。

郎 這樣可以糾正一下她的酸臭氣。

斯 又一項，「她在睡着時要說話」。

郎 這沒有干係，祇要她在說話時不睡着就行了。

斯 又一項，「她說話時很慢」。

郎 啊，壞蛋，怎麼把這個也列在她的壞處裏！說話時很慢乃是婦人家的唯一的德行

；我請你，把它刪掉；將它列為她的主要的德行。

斯 又一項，「她很高傲」。

斯 這個也刪掉：這個乃是夏娃的遺產，不能沒有的。

斯 又一項，「她沒有牙齒」。

斯 這個我也不在乎，因為我也愛嚼麵包渣。

斯 又一項，「她凶悍無比」。

斯 好的；可是最好的乃是她沒有牙齒不能咬人。

斯 又一項，「她要時常讚揚她的酒」。

斯 如果她的酒是好的，她便該讚揚：如果她不讚揚，我也要讚揚；因為好東西是應當讚揚的。

斯 又一項，「她太放縱」。

斯 放縱她的舌頭，她不能的；因為已經寫下了，她說話是慢的；放縱她的錢囊，她也不會；因為我要把它緊緊的閉起；致於另外一件，她也許會的；那個我也沒有辦法

。好的，讀下去。

斯 又一項，「她的頭髮比才智多，她的缺陷比頭髮多，她的財產比缺陷多」。

斯 這裏停住；我一定娶她：她是我的，而又不是我的，全得看那最後的一個條件。把

這段再讀一遍。

斯 又一項，「她的頭髮比才智多」，——

郎 頭髮比才智多，——這個可能的，我會證明它：浮面上的鹽蓋住了底下的鹽，所以它就好比那鹽多；頭髮蓋着才智所以就比才智多；因為大的總是掩蓋着小的。還有呢？

斯 ——她的缺陷比頭髮多，——

郎 這可有些駭人：啊，但願把這一句刪掉！

斯 ——她的財產比缺陷多。

郎 好哇，這句話把缺陷都顯得可以感激了。好的，我一定娶她：既然所有的事都能，那麼如果我們能論了嫁娶，——

斯 又怎麼樣？

郎 那麼，我就告訴你，——說你的主人在北城門口等你呢。

斯 等我？

郎 等你？正是：你是誰？他等的人要比你更好些？

斯 我可是非得走到他那裏去？

郎 你非得跑到他那裏去了，因為你已經擔擱得太久，走去怕都來不及了。  
斯 你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你該死的情書！

[下]

郎 現在，他該爲了讀我的信挨一頓罵了。這一個不講規矩，硬要探聽人家秘密的奴

才！——我來跟他去，痛痛快快看 he 受一頓責罰。

## 第二景 同上，大公爵宮廷中的一房間裏

〔大公爵及杜利歐同上；波羅突斯後隨〕

公 杜利歐爵士，現在瓦倫坦已被逐離開她的面前，

你不必再擔心了，她遲早終將愛你。

杜 自從他被放逐以後，她更憎恨我了，

她痛罵我，絕不肯同我在一起，

令我簡直沒有得到她的希望了。

公 這種愛情的輕微的印象似刻在

冰上的圖紋一樣；祇需要一小時的熱力

便能將它化做水，使它失去了原形。

過一些時候她凍結的思念便會消溶。

可鄙的瓦倫坦便也會被她忘記。

現在你怎樣，波羅突斯爵士？

你的同鄉可會服從佈告離此而去了嗎？

波 已經去了，我的好大人。

公 我的女兒對於他的離去很是難過。

波 過一些時候，我的夫人，她的難過便會好了。

公 我也這般相信，但是杜利歐却不這樣想。——

渡羅突斯，我對你的印象甚是良好。——

因爲你表現過一些好的品德，——

令我越發覺得我可以同你一起商量。

波 你的恩典遠超過我的愚忠，

我情願爲你服役至死而後已。

公 你知道我是多麼情願使杜利歐爵士

與我的女兒之間的婚姻能以實現。

波 我知道的，我的大人。

公 同時我想，我不會不知道，

她是多麼抗拒我的意旨。

波 當瓦倫坦在這裏的時候，她是的，我的大人。

公 是啊，她偏偏那麼堅執這違背正道的事。

我們怎樣行事才能使這女孩子

忘了瓦倫坦的愛轉而愛杜利歐爵士呢？

波 最好的辦法就是痛詆瓦倫坦，

說他欺騙，懦弱，同時出身卑賤；

這三件事都是女人們所最恨的。

公 是啊，可是她會認爲說這些話是爲了忌恨。

波 是的，如果由他的仇人來說，自然是。

所以這些話須繞一個圈子說，須由一個

她向來認爲是他的朋友的人去說。

公 那麼你就得担負起來這件事去罵他了。

波 可是這件事，我的大人，是我極不情願做的。

對於一位高尚的人士這乃是件不體面的工作；

尤其是要詆毀他最好的朋友。

公 如果你的善言不能使他獲益，

那麼你的惡意也就不能使他受損；

所以這件工作是不相干的，

何況又是一個朋友來求你去行事。

波 你如願以償了，我的大人：如果我能說

任何貶責他的話來完成這個任務，

她都會在不久之後不再愛他。

但是即使這個能根除了她對瓦倫坦的愛，

可是也並不是說她隨後就當愛杜利歐爵士。

杜 因此，當你把她纏在他身上的愛逐漸解下時，

如果怕它亂成了一團，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你就必得設法使它拿我當做個線團底子；

做這件事你就該盡量的誇獎我

一如你在人品上貶責瓦倫坦爵士那樣。

公 還有，波羅突斯，我們所以敢於信任你這件工作；

因為我們已經根據瓦倫坦的報告知道了，

你已經是愛情的堅定的立願者，

絕不會突然背叛，改變你的心思。

在這一重保障之下，你才有進身的機會。

你可以去同細爾維亞任意的攀談；

因為她正沮喪，愁悶，而憂鬱，

她爲了你朋友的關係，也許會歡喜見你；

在這時你便可委婉勸導，引她入彀，

令她恨那年輕的瓦倫坦而愛我的朋友。

波 我能够做到的，我必定盡力去做：——

但是，杜利歐爵士，你却不够精明；

你一定得放出釣餌來引逗她的欲望



用哀訴的詩歌，令它們押韻的字行裏  
充滿了獻身抒情的誓語。

是啊，上天生就的詩歌有好大的力量。

譬如說在她的美麗的祭壇之上

你獻上了你的眼淚，你的嘆息，你的心；

寫到你的墨水盡時，然後再用你的熱淚

令它潮潤，造出一些動人的句子來

證明出你的誠實：

因為奧斐斯的絃琴乃是詩人的筋絡穿成的：

它的純金一般的聲響都能够感化堅鋼與頑石。

令猛虎降服，令龐大的水怪

離開那深不可測的海洋到沙灘上來舞蹈，

在你那悲痛的哀泣的詩歌之後，

你再領着一隊美妙的音樂，於夜間

親臨你情人臥室的窗前：合着他們的曲調

唱一闋哀傷的歌曲；黑夜的深沉的寂靜

會異常美妙的托襯着這樣哀怨的苦痛。

除此而外再沒有別的能博得她的愛情。

公 這一套教訓足以證明你曾經談愛論情。

杜 我在今夜便要來實驗你的高論：

親愛的波羅突斯，我的指導人，現在，  
我們立刻就到城裏去

揀選一些技術高明的音樂師：

我有一首詩歌正好應用

來開始實行你的超卓的意見。

公 就去做吧，二位。

波 我們先來服侍你大人到晚飯用畢：

然後再決定我們的進行程序。

公 現在就去做吧；我赦免你們的責任了。

(同下)

## 第四齣

### 第一景 芒吐澤附近的森林裏

〔強盜數人同上〕

盜<sub>1</sub> 伙伴們，站得隱密些；我看見一個旅客來了。

盜<sub>2</sub> 即使有十個，也不要縮起來；衝下去截住他們。

〔瓦倫坦及斯皮得同上〕

盜<sub>3</sub> 站住，先生，把身上的東西都扔給我們；

如果不然，我們可要叫你躺下，剝你個精光。

斯 先生，我們糟了！他們就是那些

令走路的人怕得非凡的強盜。

瓦 我的朋友們，——

盜<sub>1</sub> 這個不然，先生；我們是你的敵人。

盜<sub>2</sub> 住聲；我們來聽他說些什麼。

盜<sub>3</sub> 是的，憑我的鬍鬚起誓，我們得聽聽他；

因為他是個漂亮的人。

瓦 那麼便請你們聽好，我沒有什麼財寶可以奉獻；

我乃是個受逆運折磨的人哪；

我的財產就是這些破爛的衣裳，

如果你們把它們一起從我身上拿去，  
你們就拿了我的全部生財與家當了。

盜<sup>2</sup> 你到那裏去？

瓦 到凡隆納。

盜<sup>1</sup> 你從那裏來？

瓦 從米蘭。

盜<sup>3</sup> 你在那裏住得很久嗎？

瓦 大約十六個月；不過倘若萬惡的

命運不打擊我，我會更多住些時候。

盜<sup>1</sup> 什麼！你是從那裏被放逐的嗎？

瓦 我是的。

盜<sup>2</sup> 爲了什麼罪過？

瓦 爲了一件令我講述都極爲痛苦的事；

我殺死一個人，不過我極爲後悔將他殺死；

但是我是在鬥爭之中將他英勇的打死的，

絕未佔一些欺詐的便宜也沒用卑鄙的詭計。

盜<sub>1</sub> 那麼，既然是如此的，就絕用不着後悔。

可是你就爲了這一點微末的過錯而被放逐的嗎？

瓦 正是，不過我却很高興這樣的判處。

盜<sub>2</sub> 你可會講外國話嗎？

瓦 我在少年旅行的時候它們會使我盡興作樂；

否則我就會時常落落寡歡了。

盜<sub>3</sub> 憑着羅賓漢的胖和尚的光禿頭起誓，

這個傢伙正該是我們這一夥野人的頭兒。

盜<sub>1</sub> 我們一定得請他入夥；諸位，聽我一句話。

斯 主人，加入他們這一夥；

他們是一種有道義的盜賊。

瓦 住聲，壞蛋！

盜<sub>2</sub> 告訴我們這事。你可有什麼能以求援的人嗎？

瓦 除了我的命運之外別無它物。

盜<sub>3</sub> 那麼，請聽我說，我們幾個本都是體面的人；

祇爲了年輕氣盛的怒火

不慣與那些威風凜凜的大人物同在一起。

我自己便是從凡隆納被放逐出來

因爲我企圖與一位貴婦私奔，  
她是財產繼承人又是公爵的近親。

盜<sub>2</sub> 我是從芒吐窪被放逐的，因爲我在盛怒中  
將一把鋼刀插進一位紳士的心胸。

盜<sub>1</sub> 我也是爲了像這樣微細的罪過。

但是言歸正傳，——因爲我們講述我們所犯的罪，

祇爲了說明我們爲何過着這樣無法無天的生活，——  
因爲，一部份爲了看見你有英俊而魁武的  
體面的外表，同時你自己還說過，

你乃是個方言家，你這人具備着如許完美

都是我們在本質裏所深深缺乏的；——

盜<sub>2</sub> 真是的，尤其是因爲你也是被放逐的人

所以我們才同你談判。

你可情願做我們的大頭目？

把貧窮當做一種美德，

與我們一樣住在這荒野裏？

盜<sub>3</sub> 你說怎樣？ 你可肯做我們的夥伴？

說一聲是，你就做我們全體的領袖了；

我們情願服從你，受你的指揮，

敬愛你如我們的司令與國王。

盜<sup>1</sup> 但是如果你輕蔑我們的條件，你就得死。

盜<sup>2</sup> 我們不能令你活着去誇談我們向你提過什麼條件。

瓦 我接受你們的條件，我情願與你們同住，

但是需要你們應允不凌辱

無知的婦女或可憐的行路人。

盜<sup>3</sup> 絕不；我們向來憎厭這種可惡的卑鄙的行爲。

來吧，隨我們來，我們領你去見我們的同黨，

同時令你看看我們所有的全部財物；

它們與我們全都由你處置。

〔同下〕

## 第二景 米蘭，宮中的院裏

〔波羅突斯上〕

波 我已經欺騙了瓦倫坦，

現在我對杜利歐也要一樣的不光明。

我在推薦他的偽裝之下

却介紹給她我自己的愛慕；

但是細爾維亞太正直，太真純，太聖潔了，

絕不肯令我卑鄙的禮物將她蠱惑，

當我向她鄭重宣稱我對她的真誠時，

她責備我不該欺騙我的朋友：

當我向她發誓讚美她的美麗時，

她吩咐我想我若背棄了我所愛的

朱麗亞，我該怎樣虧對我的信誓：

可是她雖然這樣盛怒的將我責罵，——

祇須有極微小的一部就能毀滅情人的希望，——

我却如一頭乞憐的小犬，她越是鄙夷我的愛，

我的愛却越多，依然不停的向她搖尾求憐。

但是杜利歐已經來了：現在我們得到她的窗前，

向她奏出些黃昏的歌曲了。

〔杜利歐及音樂師同上〕

杜 怎麼樣了，波羅突斯爵士？你竟先我而爬來了？

波 是啊，善良的杜利歐；因為你知道愛情

在不能夠走去的地方便祇能爬行了。



杜 是啊，可是我希望，先生，你的所愛不在這裏。

波 先生，却是正在這裏呢；否則我早就走開了。

杜 誰？可是細爾維亞？

波 是啊，就是細爾維亞——爲了你的緣故。

杜 我爲了你的緣故謝謝你了。現在，列位，

我們奏起來吧，且多賣一陣子力氣。

〔房主人自遠處上；朱麗亞穿男裝亦上〕

房主 現在，我的年輕的客人！我覺得你有些憂悶不樂；我請問你，究竟是怎樣一回

事？

朱 真是的，我的房主人，祇因爲我不能歡樂。

房主 來吧，我們來令你尋樂；我來領你到可以聽音樂的地方去，去見你所要見的那位

先生。

朱 但是我能聽見他說話嗎？

房主 是的，你能聽見的。

朱 這就是那音樂了。

房主 你聽！你聽！

朱 他也在這一羣人當中嗎？

房主 正是；但是住聲，讓我們聽他們唱些什麼。

歌

誰是細爾維亞？ 她是誰，

令我們的情郎全將她讚美？

她是聖潔，美麗而又聰敏

上天賜給她這許多美儀

令人人都將她絕口的讚美。

她的慈悲可能比得上她的美貌？

因為美貌向來與慈悲住在一道：

愛情走到了她的兩眼上，

助他消滅他眼睛的瞎盲；

於是，得到援助，他就住在那裏了。

現在爲了細爾維亞，我們唱啊，

唱出細爾維亞是並世無雙；

她超乎在這重濁的地球上

居住着的一切的生靈。

讓我們把花環向她恭敬的獻呈。

房主 現在怎樣？ 你比適才還要憂傷嗎？

你是怎樣的了，漢子！ 你不喜歡這音樂嗎？

朱 你錯了；我不喜歡這音樂師。

房主 怎麼，我的美少年？

朱 他造假了，老伯伯。

房主 怎麼！他的絃上拉錯調子了？

朱 不是這樣的；不過他造假得使我心上的絃異常的難過。

房主 你的耳朵倒是很銳敏。

朱 是啊，我却願我是個聾子！它令我有了沉鈍的心。

房主 我看你似乎不大喜歡音樂。

朱 如果它是這樣噪雜，我就一些都不喜歡。

房主 你聽，這調子高低得多麼好聽。

朱 是啊；這一會兒高一會兒低才是最令人煩厭的事。

房主 你可是要他們永遠都奏着一個音？

朱 我但願一個人永遠祇扮演着一個人。可是，房主人，我們談論的這個波羅突斯爵

士可是時常到這位小姐這裏來！

房主 我來告訴你說，他的僕人郎斯親口對我說他愛她超乎一切。

朱 郎斯在那裏？

房主 出去尋他的狗去了；他的主人吩咐他在明天把這狗拿去送給這位小姐當作禮物。

朱 住聲，站在一旁！這羣人散了。

波 杜利歐爵士，你不必擔憂！我極力去請求

一定會令你說我的巧妙的計策超出一切。

杜 我們到哪裏相見？

波 在聖葛利高雷的井旁。

杜 再會。

〔杜利歐及音樂師們同下〕

〔細爾維亞從上面自她窗中出現〕

波 小姐，向你小姐道晚安了。

細 我謝謝你們的音樂，諸位先生：

說話的這人是誰？

波 這個人，小姐，如果你知道了他純潔的心中的真誠，

你很快的就能辨別出他的聲音了。

細 是波羅突斯爵士，我猜測。

波 溫柔的小姐，是波羅突斯爵士，你的奴僕。

細 你有什麼心想？

希望測知你的心思。

細 你就如願以償了；我的心思就是這個，——

你立刻就給我跑回家去，上床睡覺，

你這刁鑽，無信，虛偽不忠不義的人！

你可是以為我是那般淺薄，那般無知，

竟會受你這一個不知用愛誓欺騙了

多少人的花言巧語的誘惑？

快回去，快回去吧，向你的愛人請求贖罪。

至於我——憑夜之蒼白的女王我起誓，

我永遠都不會答應你的要求，

我爲了你這罪過的求愛甚至鄙視你的爲人，

同時爲了現在還同你講話

我立刻都要痛罵我自己了。

波 我承認，親愛的愛人，我愛過一位小姐；

但是她已經死了。

朱 若是我發言就能證明這是假話；

因爲我確實知道她還未曾下葬呢。〔自語〕

細 即使說她是如此；那麼你的朋友，瓦倫坦，

還活着；我與他，你自己就是證人，

早已訂下盟誓。你這樣瀆請，

出賣了他，你可要不知羞恥？

波 我聽見瓦倫坦也已經死了。

細 把我也當做死人吧；因為你記住，

我的愛情也被埋葬在他的墳墓裏了。

波 親愛的小姐，容我把它從泥土中掘出來吧。

細 到你的情人的墳上去，把她的先掘出來吧；

若不然，至少，也可以把你的放在她的墓穴裏。

朱 他沒有聽見這個。〔自語〕

波 小姐，如果你的心竟似這樣堅硬，

我却還要求把你的畫像賞賜給我的愛情；

就是那一幀掛在你臥室牆上的畫像；

我要對着它言語，對着它嘆息與哭泣；

因為，既然你完美的人格的真體

別有所鍾，我就祇不過是個幽影：

我也就祇能對你的影子講求真愛情。

朱 即使它是個實體。你也一定會欺騙它把它

變成了影子，似我這樣。〔自語〕

細 我非常不情願做你的偶像，先生；

但是崇拜影子與鐘情於虛偽的物形

既然對於你的欺騙是非常的配襯，  
你在早晨差個人來吧，我就把它送給你：  
這樣，好好安息去吧。

波 似可憐的人們度着黑夜，

等待着清晨時來臨的死刑一般。

〔波羅突斯及細爾維亞同下〕

朱 房主人，你走不？

房主 我的神啊，我都睡着了。

朱 請問你，波羅突斯爵士住在那裏？

房主 真是的，他就住在我的家裏。聽我說，我想差不多就要天亮了。  
朱 還沒有；不過這却是我所守望的  
最漫長的夜，與最累人的夜。

〔同下〕

### 第三景 同上

〔埃格拉穆爾上〕

埃 這個時辰正是細爾維亞小姐吩咐我  
來喚她並聽取她的主意的時候；

她說有一件大事要我去做。

小姐，小姐！

〔細爾維亞自上面窗口中出現〕

細 誰喚我？

埃 你的僕人，你的朋友，

是一個靜待你小姐吩咐的人。

細 埃格拉穆爾爵士，一遍遍早安哪。

埃 給你高貴的小姐也這樣多，

我就遵照你小姐的囑咐

在這樣早到這裏來聽取你小姐

將什麼意旨命令我去行事。

細 啊，埃格拉穆爾，你乃是個高尚的人，——

不要以為我奉承你，我立誓說我絕對沒有，——

你是勇敢，聰敏，自尊，具備多種的才能。

你不是不知道我對於那被放逐的

瓦倫坦有多少親切的好感：

也不是不知道我的父親要怎樣用強迫把我

嫁給愚笨的杜利歐，我從靈魂裏憎惡他。



你自己會愛戀過；我曾聽你說過

除了在你的情人與真愛逝世時

你的心中從來沒有切感到那般苦痛，

你因之便在她的墓上發誓守住純潔的童身。

埃格拉穆爾爵士，我打算到瓦倫坦那裏去，

到芒吐窪，我聽說他現在住在那裏。

不過因為走這個長途是危險的，

我所以才請求你做我高貴的伴侶，

因為我敢信賴你的忠誠與榮譽。

不要提到我父親的憤怒，埃格拉穆爾，

祇請你想想我的痛苦，一位小姐的痛苦；

同時我從這裏逃奔是完全正當的，

因為那樣你使我避免了最卑鄙的婚姻，

蒼天與命運永遠都會將它唾棄。

我親切的懇求你與我作伴，

與我同去，我的心充滿了憂愁

即似大海邊舖滿了沙粒一樣：

如果不然，請你藏住我所說的話，

以便我冒險自去。

埃 小姐，我非常同情你的苦惱；

我既然知道它們是正當的被處理着，

我就同意陪你一道去；

對於我的犧牲至多不過是很少的一些，

而我對你的幸福的指望却是異常巨大。

你打算在什麼時候走？

就在今天傍晚。

埃 我到那裏去與你會面？

到帕脫立克僧人的修道室裏，

我要到那裏去行聖潔的懺悔禮。

埃 我絕不使你小姐失望；

早安，溫柔的小姐。

細 早安哪，善良的埃格拉穆爾爵士。

〔同下〕

#### 第四景 同上

〔郎斯上，領着他的狗〕

若是一個人的僕人誠心替他做一隻壞狗，你看，那就是很糟糕的事：這個僕人我從它狗團的時期起就把它扶養；這個東西我還從水裏救過它的命，而它的三四個瞎眼睛的兄弟姊妹們都沉下去了！我會教給它——就如同一個人咬文嚼字的說，「我應該這樣教育我的狗。」我被差去替我的主人把它當做一件禮物送給細爾維亞小姐；可是當我剛剛走進那間飯廳，它就一步跳上了碗櫃，偷下了一根雞腿。啊，如果一隻惡犬不能同任何伙伴相處，那真是件糟糕的事！我真願意似人家說的，有一隻滿自以為是一隻狗的狗，在實際上做一隻隨便與什麼都能相得的狗。如果我的才智真的不比它多些，去代它承受過錯，我想真的它早就被人吊死了；真的一點也不含糊的，它可要受老了罪；你們自己評評看，它這東西一下子跑到大公爵棹子底下同三四個紳士氣派十足的狗廝混在一起：我的老天爺，它在那裏還沒有一會兒功夫，全屋子裏都嗅到它的氣味了。「把這狗趕出去，」一個說：「這個壞狗是個什麼東西？」另一個說：「用鞭子把它打出去，」第三個說：「把它吊起來，」大公爵說。我早就嗅慣了這個味，知道這是蟹兒幹的事；我就走過去，到那用鞭子打狗的傢伙面前：「朋友，」我說，「你打算用鞭子打狗嗎？」「是啊，我就要打了，」他說。「那樣你就太對它不起了，」我說：「你們知道的這件事，是我幹的。」他就再不同我囉嗦，舉起鞭子將我打出來完事。有多少主人肯替他們的僕人幹這樣事？還有呢，我敢發誓，爲了它偷人家的布丁，我都替它站過囚籠，不然人家早就把它明正典刑了：爲了它咬死了人家的鵝，我也會帶過枷鎖，否則它就該去受罪：

你現在一點也不記起這些事來了！——不祇這個，我想起來了，當我向細爾維亞小姐告辭的時候，你幹的是個什麼把戲；我不是一直關照你學我的樣子行事嗎？你什麼時候看見過我蹣跚一隻腿來沖着一位高貴婦女的裙子上小解？你可曾見過我玩着這套把戲？

〔波羅突斯及朱麗亞同上〕

波 你的名字是薩白斯馨？我很喜歡你，

立刻我就要打發你去替我做一點事。

朱 請你隨便吩咐：——我一定盡力去做。

波 但願你能如此。——現在怎樣，你這娼婦的兒子，鄉下人？

〔向郎斯〕

這兩整天，你到哪裏閑蕩去了？

郎 真的，先生，我依你的吩咐送狗給細爾維亞小姐去了。

波 她對於我的小寶石說些什麼？

郎 真是，她說你的狗是一個壞狗；還說對於這樣的禮物祇配惡狠狠的說一聲謝。

波 可是，她收下我的狗沒有？

郎 沒有，她自然沒有收下；這兒我又把它帶回來了。

波 什麼！你替我送給她這個東西？

郎 是啊，先生；那個小松鼠被那些該吊死的兒子在市場上偷去了：所以我就把我的這

波  
去，快滾開，把我的狗找回來，  
若不然再不要見我的面。

快走，我說。你還站在這裏叫我冒火？  
這一個奴才，總是丟我的臉。

〔郎斯下〕

薩白斯馨，我現在僱用了你，

一部份爲我需要似你這樣的一位少年

來替我多用些謹慎的心思去行事，

因爲那個蠢笨的懶蟲簡直不可信任；

但是主要的爲了你的面貌與你的行爲，

它們——如果我的判斷不錯的話，——

證明你有良好的教養，身家與品行：

所以你要知道，我爲了這個才僱用你。

立刻去，把這枚戒指拿去，

把它送給細爾維亞小姐：

當初把它給我的那個姑娘愛我深切呢。

朱  
看起來你不愛她了，才送掉她的紀念物：

她也許是死了。

不見得：我想她還活着。

波 可哀啊！

朱 你爲什麼喊，「可哀啊！」

波 我覺得不能不可憐她。

朱 你爲了什麼緣故可憐她。

波 因爲我想，她之愛你一定似

你愛你的情人細爾維亞一樣：

她一定還在夢想着那已經忘掉她的恩愛的人；

你迷戀着一個毫不看你的愛的人。

愛情的方向竟會這般相反真是可哀的事！

所以想到了這個我就不禁喊出「可哀啊！」

波 罷了，把這戒指給她，再給她這封信；——

那邊就是她的臥室。——告訴我的情人說我要求她把她的答應的天仙一般的書像給我。

待你的工作完畢後就快到我的寢室來，

你將見我在那裏孤寂而憂鬱。

〔波羅突斯下〕

朱 有多少婦人肯傳達這樣的書信？

可哀啊，可憐的波羅突斯！你僱用一隻狐狸來做你的羊羣的看守人了；

可哀啊，可憐的傻瓜！我爲何還要憐憫

他這一個從心裏看不起我的人？

因爲他愛了她，他就看不起我；

因爲我愛他，我就必得憐憫他。

這戒指是在我們分別時我給他的，

爲的是使他牢記着我對他的情意：

而現在我——不幸的傳信人哪，——

却要去請求我所不情願得到的事物；

去傳遞我所願拒絕的書信；

去讚美我所要譴責的他的信誓。

我乃是我主人的真誠不渝的情人。

但是如果我不做我自己本人的

虛僞的叛徒，我就不能做我主人的忠僕。

不過，我還是去替他求愛；不過非常冷淡的，

好像，上天鑒臨，不願令他成功那樣。

〔細爾維亞上，隨侍如儀〕

善良的婦人啊，你好！請問你，指引我

到哪裏才能見到細爾維亞小姐的面。

細 你見她有什麼事，假使我便是她的話？

朱 如果你是她，我使得請你耐下心來

聽我說出我被差遣到此要進行的事。

細 誰差你來的？

朱 我的主人，波羅突斯爵士，小姐。

細 啊！——他差你來取一張畫像的？

朱 正是，小姐。

細 烏沙拉，把我的畫像取來。

〔畫像取過來〕

去，把這個給你的主人；告訴他說我說的，  
有一個被他的善變的心思所忘了的朱麗亞，  
比這張影子更合適於掛在他的臥室裏。

朱 小姐，請你讀一遍這封信。

原諒我，小姐；我太粗了，將一張

不應當給你看的紙給了你。

這才是給你小姐的信。



細 我請你，把那個也給我看看。

朱 那是不可以的；好小姐，請原諒我。

細 那個，拿住。

我不打算看你主人的信：

我知道其中都是些正經的宣稱，

充滿了新造的誓語；他背棄它們，

就似我撕碎他的信一般容易。

朱 小姐，他還送給你這枚戒指。

細 他把這個給我真是更不知羞恥；

因為我聽他說過不祇一千遍

說這是在他離去時他的朱麗亞給他的；

他的無情的手指雖會污瀆這枚戒指，

我的手指却不能如此虧待他的朱麗亞。

朱 她謝謝你呢。

細 你說些什麼？

朱 我謝謝你，小姐，你待她有那樣好心；

可憐的善良的女人！我的主人對她太負心了。

細 你認識她嗎？

朱 我知道她幾乎與知道我自己一般熟稔，  
當我想到她的苦惱，我說老實話，  
我不知哭了幾百回。

細 也許她想到波羅突斯已經捨棄她了。  
朱 我想她想到了，所以她才那般苦惱。

細 她是不是非常美麗？

朱 小姐，她在從前要比現在更美些：

當她認為我的主人愛她深切的時候，  
據我判斷，她同你一樣美好；

但是自從她疏遠了她的鏡子

拋開了她的遮蔽陽光的面罩以來，

那大氣已經枯死了她臉上的玫瑰之花朵，  
抹去了她面上的百合的色澤，

所以現在她竟似我這般槁黑了。

細 她有多麼高？

朱 與我的身材彷彿；因為在五旬齋節日，  
當我們扮演所有的歡樂之精華的時候，  
我們那裏的少年們叫我去扮一個女人，

我就打扮起穿着朱麗亞小姐的衣裳；  
她的衣裳對我真合適，一切都承認，

好像這些衣服是爲我特製的一般：

所以我知道，她是與我一樣高低。

在那時候，我使她哭得好不悲切，

因爲我做的正是個悲慘的角色；

小姐，那角色是阿利亞尼，爲了

底修斯的背信及無情的逃奔而悲啼；

我做那齣戲認真落淚，真的逼真，

害得我可憐的女主人，受了它的感動，

哭得淚人兒似的：如果我在心裏還覺不到

她的苦痛，我真該像一個死人了！

細  
她該很是感激你的，溫和的少年！——

可哀啊，可憐的小姐！寂寞而又被棄！——

想到你的話，我自己都落下淚來了。

這裏，少年，這是我的錢袋：我給你這個

是爲了你可愛的女主的緣故，因爲你是愛她的。

再會吧。

朱

在你認得她時，她該爲此好好謝你一頓呢，真是個有德行的高貴婦人，溫厚而又美麗。

她既然如此敬重我的女主人的愛情，

我想我的主人的求婚十九是不成了。

啊呀，愛情多麼會對它自己做無益的糾纏！

這張是她的畫像。待我看個明白；我想

如果我也有個這樣的頭飾，我的這張臉

也會像她的一樣惹人愛憐：

不過那畫家把她畫得更漂亮些，

若不然便是我寄予自己的希望太多了。

她的頭髮是微紅的，我的則是純黃。

如果他的愛情便爲了這個生出異心，

我又何嘗不可買一付染色的假髮。

她的眼睛似玻璃一般藍灰；我的也如此：

是的，可是她的額頭低，而我的却較高。

凡是他所敬愛的她的優點，

我全可設法令我也同她一樣，

這癡心的愛情不是瞎神還是什麼？

來吧，影子，來吧，把這幀影像拿起，

它乃是你的情敵。啊！你這無知無覺的形狀

你要被人家崇拜，親吻，愛戀與虔仰去了；

倘若在他的這種崇拜之中還有什麼意義，

我的形體却該代替你而爲他的偶像。

我該看在你的小姐面上好好看待你，

她待我那樣好；若不然，我憑了約芙立誓，

我要抓出你這沒有眼珠的眼睛，

令我的主人不愛你。

〔下〕

此  
页  
空  
白

## 第五齣

### 第一景 同上，一所寺院裏

〔埃格拉穆爾上〕

埃 夕陽已在鑲嵌着西方的天空：

現在差不多已到了那個時辰，

細爾維亞該到帕脫立克的修道室裏來會我了。

她不會失信的：情人們絕不錯過鐘點，

除非是在約在的時辰以前到來；

他們永遠是催促着他們的行路。

〔細爾維亞上〕

看他走來了；小姐，愉快的晚安哪！

細 阿們，阿們；向前走出，好埃格拉穆爾！

從這寺院牆上的旁門走出去；

我怕有些偵探在監視着我。

埃 不必害怕：樹林離此還沒有三「里格」遠！

如果我們能到那裏，我們就可以安全。

〔同下〕

## 第二景 同上，大公爵宮中的一個房間裏

〔杜利歐，波羅突斯，及朱麗亞同上〕

杜 波羅突斯爵士，細爾維亞對我的求愛事，可會說些什麼？

波 啊，先生，我覺得她比從前已經可以接近多了；

不過她對你的個人極有反感。

杜 什麼！是說我的腿太長？

波 不是；是說它太瘦小。

杜 我可以穿一雙靴子令它看起來粗些：

但是愛情不肯受催促去接近它所憎惡的。

杜 她說我的臉子怎樣？

波 她說你的臉很白淨。

杜 胡說，那麼，是這慣壞了的孩子在撒謊了；我的臉很黑。

波 但是珍珠是白淨的；老話上說

黑的人乃是美麗的婦人眼裏的珍珠。

朱 一點不錯，這種珍珠把女人的眼睛都顯得沒有了；

我寧願閉起眼睛來也不情願看他們。〔自語〕



杜 她對於我的言談印象如何？

波 在你談戰事時，她對你的印象很不好。

杜 可是在我談論愛情與和平的時候怎樣？

朱 但是，真的，如果你閉口不言！就更好了。〔自語〕

杜 她對於我的胆量的印象怎樣？

波 啊，先生，她對那個毫不懷疑。

朱 如果她知道他祇有懼怯，她自然無需懷疑了。〔自語〕

杜 她對於我的身世可說過什麼？

波 她說你是系出名門。

朱 正是；是一位紳士生出了的一個傻子。〔自語〕

杜 她可曾考慮到我的產業？

波 啊，是的，同時很同情它。

杜 爲了什麼？

朱 爲了一頭驢竟有這許多錢。〔自語〕

波 爲了竟把它們都租出去了。

朱 大公爵來了。

〔大公爵上〕

公 怎樣，波羅突斯爵士？ 怎樣，杜利歐爵士？

杜 波 公 波 公

最近你們誰會見過埃格拉穆爾爵士？  
我沒見到。

我沒見到。

你們看見我的女兒嗎？

也沒有。

那麼就是，她逃到村夫瓦倫坦那裏去了；  
埃格拉穆爾同她在一道。

絕不會錯；因為勞倫斯僧人在樹林裏

漫步懺省時碰見了他們兩個：

他本來認識他，猜那女人大概是她；

但是因為他自己戴着面兜，並不十分確實；

並且她本來要在今天傍晚到帕托立克的

修道室裏去懺省；可是她並未在那裏；

這種種可能足以證明她已經逃去了：

所以，我請求你們，不要站在這裏空談，

你們立刻上馬；到前面往芒吐窪去的

山腳底下，與我相會，

因為他們是向那邊去的。

快去準備，親愛的先生，隨我來。

〔下〕

杜 怎麼，在好運追着她的時候，她反而逃避，這證明她乃是個執拗任性的女孩子：

我得去追她；要去尋埃格拉穆爾報仇的緣故更超過我對於胆大妄爲的細爾維亞的愛情。

〔下〕

波 我也隨了去，我對於細爾維亞的愛

遠甚於對於伴她同行的埃格拉穆爾的仇恨。

〔下〕

朱 我也隨了去，不是爲了恨那追求愛情的

細爾維亞，而是爲了阻撓這一個愛情。

〔下〕

#### 第四景 樹林中的另一部

〔細爾維亞及一些強盜同上〕

盜 1 來吧，來吧；

不要着急；我們得領你去見我們的大頭目。

細 超過這事千倍的惡運早已教會了我  
如何來耐心的承受這種災禍。

盜<sup>2</sup> 來，把她領去。

盜<sup>1</sup> 同她在一起的那個男人哪裏去了？

盜<sup>3</sup> 那個人的腿好快，我們都追他不上，

祇有莫塞斯與瓦勒斯跟他去了。

你領她到這樹林的西端去；

我們的頭目在那裏；我們去追那逃跑的人。

這樹林已被包圍住了；他絕逃不掉。

盜<sup>1</sup> 來吧，我得將你領到我們頭目的山洞裏去；

不要害怕；他的心思是高尚的，

他不會無禮的對付婦女。

細 啊，瓦倫坦，我這樣受罪全爲了你。

〔同下〕

### 第三景 芒吐窪邊界，樹林裏

〔瓦倫坦上〕

瓦 一個人的習慣多麼容易從慣行之中養成？

我覺得這蔭影的曠野，無人跡的樹林  
比那人聲喧嚷的城市還要舒適：

這裏我可以一個人坐着，不被任何人看見，  
然後我就可以向夜鶯的哀訴的曲子

唱出我的幽怨，記述出我的苦痛。

啊，你這居住在我胸中的人兒，

不要使這殿宇空閑太久，

否則，逐漸傾圮，這華堂就要頹墜，

全不爲它過去的原形留下一點痕跡！

令你的到來將它修補吧，細爾維亞；

你這溫柔的水仙，鼓舞起你憔悴的情郎吧！

今天這一陣喊呼，這一陣騰擾是怎樣回事！

這些是我的夥伴，他們的意志便是他們的法律，

現在正有些不幸的旅人被他們追逐呢：

他們都很敬愛我；但是我有許多事要做

沒有功夫去幫助他們離開這不體面的暴行了。

向後退些，瓦倫坦；來的是個什麼人？

〔退在一旁〕

〔波羅突斯，細爾維亞，及朱麗亞同上〕

波 小姐，我替你盡了這一點微勞，——

雖然你不尊重你的僕人所做的任何事情，——  
我冒着生命的危險，把你從他的手中救出，  
他會用強力殺害你的名譽與你的愛情。

請你祇要給我一個溫柔的面色做我的報酬；

我不能要求一個比這個更小的賞賜，

那我也確信你絕不肯給得比這個更少。

瓦 我看見與聽見的這一切多麼似在夢中啊！

愛情，賜給我忍耐令我再按捺一會。〔自語〕

細 啊，我真是既不快樂又可憐！

波 在我未趕到之前，小姐，你本是不快樂的；

但是因為我來到，我却使你快樂了。

細 因為你走近，你使我更不快樂了。

朱 我也是的，當他走到了你的面前。〔自語〕

細 假使我被一隻餓獅攫去了，

我寧願被這畜生把我當做一頓早餐，

也不願那虛偽的波羅突斯來將我拯救。

啊，上天乃是我的見證，我多麼愛瓦倫坦，  
他的生命對於我似我的靈魂一般寶貴：

而同時我憎惡那虛偽背信的波羅突斯

也一般深切，——因為都是不能更多了，——

所以，你去吧：不要再事追求我。

波

無論什麼危險的事，哪怕它密接着死亡，  
我都肯一一去做，祇爲了一個溫善的臉色。

啊，這乃是愛情的惡咒，永遠都是如此，

凡是愛着這女人的人，這女人徧不愛他。

細

而愛着波羅突斯的人，他却徧不愛她。  
去仔細讀過朱麗亞的心，你的第一個真的愛人，

爲了她，你從前會把你的摯愛織成

千遍的信誓；而現在這一切信誓

都爲了愛我而變成謊言的欺騙。

你現在已沒有了真情，除非你有兩個，

而那樣比沒有還要壞；寧肯沒有真情，

也不要有幾個，因爲那樣就太多了：

你欺騙了你的好友！

波

在愛情裏，

誰還敬重朋友？

除了波羅突斯之外都敬重。

細

罷了，如果動人的言語的那種溫和的態度

竟無法將你的態度變得更爲溫和，

我，就要似一個兵士向你求愛，用他的刀尖；

我將違背着愛的本性來愛你——強迫你。

細

啊，天哪！

我要強迫你順從我的慾望。

瓦

惡棍，放開你那無禮的強暴的手；

你這一種惡毒的朋友！

瓦倫坦！

瓦

你這泛泛的朋友，既沒有信實又沒有義氣，——

因爲現在就是這樣的朋友了；——你這奸詐的人！

是你出賣了我的希望；除了我的眼睛再沒有別的

能够使我相信。現在我簡直不敢說

我還有一個朋友活着；你都要認賴我。

如果一個人的右手都要背叛他的胸懷，



還有什麼人可以信任？波羅突斯，我很抱歉，我從此再不能信任任何人，我將爲了你的緣故把全世界都當做路人。祇有隱密的創痛是最深切的：啊時間，最可詛咒的！在所有的仇人之中，一個朋友竟是其中最大的。

波

我的慚愧與我的罪過交相責備着我。饒恕我吧，瓦倫坦：如果愴心的悲痛足以取贖一件過去的冒犯的罪過，我就把它呈獻在此了；我心裏真的悲痛我真的感受着我所犯的罪惡。

瓦

那麼，我就滿意了；

現在再一次我接受你的誠實的友誼。——

凡是看見人家悔過而還不滿足的人

都是不屬於天與地的；因爲它們都會快意；

那永恆的怒火都會因了悔改而平息：——

現在，爲了表示我的愛既坦白又慷慨起見，

凡是在細爾維亞身上屬於我的，我都讓給你。

朱  
啊，我，好不幸的！

〔暈倒〕

波 快看這個孩子。

瓦 怎麼，孩子！怎麼，開玩笑的人！怎麼樣了？

怎麼一回事？ 抬起頭來；你說。

朱 啊，好先生，我的主人吩咐我，

送給細爾維亞小姐一枚戒指，

可是，我一時粗心，却忘了給她。

波 那戒指在哪裏，孩子？

朱 在這兒：就是這個。

〔給他一枚戒指〕

波 怎樣！ 讓我看：

怎麼，這乃是我送給朱麗亞的戒指。

朱 啊，請你恕罪，先生，我拿錯了；

這個才是你送給細爾維亞的那個

〔又拿出一枚戒指〕

波 可是你怎樣得到這個戒指？

在我臨走時，我把這個給朱麗亞的。

朱 是朱麗亞本人親自給我的；

同時還是朱麗亞本人帶到這裏來的。

波 怎麼！ 朱麗亞！

你看看她這接受過你一切誓語的人，

她還把它們都深深的埋植在她的心裏：

可是你又有多少次用欺騙來劈開了它的根。

啊，波羅突斯，令這種惡習使你羞愧難挨吧！

你慚愧吧，我在身上穿了這樣不體面的

衣裳；但是如果在虛偽的愛情中

也有應該慚愧的地方；

廉恥即會說，女人們的換裝無論如何

比男人們的變節總是遠為細小的污點哪。

波 男人們的變節！真是的；啊，天哪！男人們若有

真情，他就完美無疵了：祇是這一件過錯

便將他充滿了罪過，令他沾遍了各種惡德；

言行不符的人總是在尚未開始時便已崩潰了。

假使我的目光有恒，凡是在細爾維亞的臉上所能見到的

一切，我何嘗不能見它在朱麗亞的面上更為嬌艷？

瓦 來吧，來吧，雙方都伸出手來。

求上帝祝福我，引起這快樂的結果：

兩個這樣知己的朋友長久做仇人真未免可惜。

波 請你見證，蒼天哪，我永遠都滿足了。

朱 我也如願了。

〔強盜數人，大公爵及杜利歐同上〕

盜 一個俘虜，一個俘虜，一個俘虜！

瓦 不許，我說；這位乃是我的公爵大人。

大人，我歡迎你到一個獲罪之人的地方來，

我乃被放逐的瓦倫坦。

公 瓦倫坦爵士！

杜 細爾維亞在那邊；細爾維亞是我的人。

瓦 杜利歐，送回來，否則你便將擁有死亡。

你不要走進我的怒火的範圍中來：

不要說細爾維亞是你的；如果再說一次，

米蘭便見不到你了。她立在這裏，

你如果敢於企圖佔有她，碰她一下之微；——

我向你挑釁，你敢於對我的心愛呼一口氣。——

杜 瓦倫坦爵士，我不要求她了，我；

我認爲如果一個人爲了一個不愛他的

女人去冒生命的危險，他真是個傻瓜；

我不要她了，所以她便屬於你了。

公 像你適才這樣向她求愛，

爲了這一點微末的條件便將她捨棄

你這人真是既卑鄙而又沒有出息。——

現在，憑着我祖先的榮譽起誓，

我很嘉許你的精神，瓦倫坦，

我認爲你配得上一位皇后的愛。

那麼，聽好，我在此淡忘了一切從前的不快，

取消一切的仇怨，將你重召回國去。——

爲了在你的無比的德行中求得一個新的位置，

我現在這般承認你，——瓦倫坦爵士，

你乃是位高尚的人，出身高貴；

接受你的細爾維亞吧，因爲你是應該得她的。

瓦 我謝謝你大人；你的賞賜使我歡快。

我現在請求你，看看你女兒的面上，

答應我所要請求你的一件賜與。

公 不管是什麼，我都看在你的面上答應你。

互 我所管轄的這些被放逐的人們，

都具備着許多有價值的優點；

請你原諒他們在這裏所做的事，

撤銷他們的放逐令，而將他們召回；

他們全已悔改，心善，充滿了純良，

很宜於承當偉大的工作，高貴的大人。

你獲准了，我饒恕了他們與你；

你按照他們的才能去安插他們吧。

來，我們走吧；我們來結束一切的不調和

於歡騰，愉快，及罕見的隆典之中。

互 然後，在我們走去時，我敢於放肆

在我們談話中引你大人發笑；

你覺得這個小廝怎樣，我的大人？

公 我覺得這個孩子頗有些風姿；他臉紅了。

互 我敢担保，我的大人；他的風姿比個孩子的多多了。

公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互 回稟大人，我們一面走，我一面告訴你，

你會希奇竟有這等巧事發生。——

來吧，波羅突斯，若不是談你如何發現  
愛人的故事，便該是談你的追悔的經過了：  
等那個完了，我們的結婚日期便也由你選擇，  
再加上一場盛宴，一所住宅，與一個共享的快樂。

〔同下〕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2655B

莎士比亞全集

譯者  
版權  
所有  
人人  
發行

曹未風

總發行  
文化合作  
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八六四弄四〇一號  
郵箱五六九 電報掛號九二五三

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集普及本二千冊





普及本每冊三千元